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續編四

德清俞樾

湖南永明縣知縣陳君墓志銘

君諱濟鈞字貫千別字西卿先世自福建遷廣西潯州府之貴縣遂爲貴縣人世居縣城之西曰松柏社祖諱某有隱德能以周易筮多奇中尤精於醫父諱某孝弟誠篤工詩文通曉星學隱居教授道光紀元由府學生舉孝廉方正以母老不仕 詔賜六品銜君其第三子也生而聰敏讀書能見大義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道光九年舉於鄉屢試春官不第俄遭父喪旣葬廬於墓者

三載鄉黨稱焉二十四年以大挑一等得知縣分發湖南是時楚中有雷再浩之亂君從事兵間擒所獲賊囚脅從者輒免之補永明縣知縣歷署攸縣酃縣沅江縣桂陽縣皆有政聲其攝沅江也適遇水災請發常平倉以賑之活數萬人其攝桂陽也賊環攻之守禦有法城賴以完後因言軍事忤大府意失官大府旋悔議復之君以母老不願復仕遂已咸豐二年賊陷貴縣君全家避城南柳村賊至君夫人及適湯氏之婦妹及家婦黃皆死之君聞難悲且憤逾二年又丁母王太夫人憂道梗不得歸焦肝灼肺始有心胃疾君次子瑞官浙江杭

嘉湖兵備道請於朝封君如其官璐旋以吏議左遷大
吏知其才留治海塘君詒書戒勉甚切同治八年至浙
從游湖山時學使徐壽蘅侍郎乃君分校所得士相見
極歡而君以第四子珩官湖南爲生平宦游舊地樂其
風土遂往就養十二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湖南
年七十有六君配徐夫人以死難旌子七人璿早卒璐
咸豐十一年拔貢生浙江杭嘉湖兵備道降同知特用
知府奏保道員乃殘江西候補知縣珩湖南候補知州
璵候選從九品瑢殤瑛未仕諸子奉君喪歸將卜葬檇
湖人也於璐爲舊部民璐以狀乞銘誼不得辭銘曰

君仕於楚而卒於楚楚人謳思曰我召父位不甚達其
齡孔修名不甚顯其澤孔攸陳寔子孫爲龍爲鳳丹桂
五株我識其仲天祚令德報在後昆百世而下式此墓
門

贈中憲大夫章公墓志銘

國家當隆盛之時非特朝多君子也其布衣韋帶之士
亦必有孝弟著於閭門至行立乎鄉黨者雖抱淑守貞
不聞於時天必將厚其積而發諸於子孫以大昌其家
焉乎此吾所以銘瑩齋章公也公諱某字士玉瑩齋其
自號也浙江金華人生有至性七歲入鄉塾塾師爲說

論語入孝出弟之義輒有感發出告反面動如成人家故清貧無菽水之資慨然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雖微毛生捧檄之望敢忘仲氏負米之義乃以舞勺之歲秉儒術習會計以養其親一日負瓶石自外歸飢疲少憩有父老憫之曰孺子得無餓乎遺以粮餌將養公辭曰吾親未得食吾敢先諸力負而歸厥考啟和公不善治生念兒曹況瘁恆鬱鬱公每日必藏置錢數百於父牀頭俾得攜錢就二三老友遊飲爲樂或是日囊無一錢必稱貸以供之雖甑釜生塵而老人杖頭錢無匱也啟和公嘗貸宋翁錢如干干貸未有以庚也公錙銖積累

數歲之久始親負而還之宋翁曰吾券已燔矣公曰父命也卒償如數烏乎宋翁之不責償公之必償以成父志皆古君子哉公之事親也食必精鑿飲必清旨有珍果嘉殽必以饌凡賈所入必歸之親已有所需則請之無私財焉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遇忌日必疏食尤篤於兄弟有妹爲母所奇愛既嫁公體母意餽問無虛日同產弟樸齋公自幼從公學胄教之書數晝食同桮夜臥同裀視寒煖問飢飽若慈母之於弱子然縣令張君手書誼篤塤篪四字顏其門欲以其事上聞力卻之乃已樸齋公卒公已臥病外舍諸子

祕不以問疾稍閒始問之卽輿疾歸哭之其室淚盡繼以血曰吾兄弟相依六十年無須臾離今先我死我何獨生爲自是病益不尌踰歲而卒公喜讀書雖服賈而一鐙一卷與老儒無異每讀南北朝及五代諸史輒廢書歎曰吾儕幸生　聖明之世無兵燹之災休養生息皆　君恩也宜何如圖報乎或謂草野微賤雖欲報無繇公曰循分守已勉爲　聖世良民是卽所以報也鄰里鄉黨有壯不能娶死不能葬貧不能自活者皆賙之歲大無糴穀於多田之家鬻而糶之如市之賈而陰溢其升斗之數冬月製棉衣三百襲以施寒者歲以爲常

嘗曰必待力有餘而始謀濟人則終無濟人之日矣生平盛德事不勝舉其熟於鄉人之口至今稱道者有數事焉其一事公東郭外有地數畝栽柏樹百餘株歲收柏實十數石一歲爲人私斫之守者以告公曰今歲饑饉是皆貧無食不得已耳勿禁也於是東郭之柏樹遂盡又一事公之鄰某氏子以圃質於公公厚予之値歸其券明年復以質亦如之又明年復以質應之無倦又一事公里中有不孝子詈其父母公曰是豈性與人殊哉特見之必與言父母鞠育劬勞及人子事親之道又歷取古孝子事實以告之越半載子不復詈越一載具

酒肉養焉又一事公之戚某行年五十止一子將娶婦而夭拄杖曰天乎予之無罪也公曰君誠長者然嗜食牛犬肉或亦當戒乎某謹受教無何生丈夫子二公之言曰人以愛子之心愛親則孝子矣以愛身家之心愛民則良吏矣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賢人君子矣又曰農工商賈皆有益於人士而無益於人可乎在一鄉當思爲一鄉所效法在一邑當思爲一邑所效法使不善者皆化爲善此士之益於人者也公所言皆中理解雖樸直無文可書而誦也公之子果堂太守纂集公遺言爲一卷曰誦芬錄今撮其大旨著於篇

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者又推本君德謂文
王之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烏乎
知言哉夫惟有聖人爲之君故久道而成化化行而俗
美雖桑戶棬樞閒彬彬多君子矣其父老旣有君子之
德則其子弟服習其教訓觀摩其行事謹愿者可以無
過而其才智者則必能負聲振采大顯於世而其尤者
至爲朝廷楨榦之臣盤盂鍾鼎焜耀無窮故詩又曰濟
濟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我　國家當乾
隆之時重熙累洽比戶可封觀公之所爲而時之清平
俗之休美可知也果堂太守以名進士爲賢太守得公

之教者深矣苟終身服膺而弗失則必且金鏦玉楨燗然爲中興名臣其所造成豈可量哉樾生也後不及識公而兄林與太守同舉于鄉故獲在年家子之末太守不以樾無似以狀乞銘樾不得而辭焉按狀公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卒於道光十六年壽六十有九初娶方氏生子二曰紅幼殤曰偉雲亦早卒繼娶李氏有賢德嘗侍公疾衣不解帶月餘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公愈而李竟得勞疾先公卒生子二曰倬標曰格格亦幼殤倬標即果堂太守也道光二十七年進士由禮部主事轉陝西道監察御史授福建泉州府知府於是請於　朝贈

公中憲大夫方李皆恭人有孫男四人女七人曾孫男九人卽於公歿之年葬於縣東鄉之望府墩銘曰

雖無位而有公輔之器雖不豐而有濟物之功雖不食報於其身於其後人焉乎百世而下欲知公之遺澤視此石

童嘯泉墓志銘

吾邑有躬行君子曰童君嘯泉其居家以實行爲主而不務名譽其爲學以致用爲要而不徇文藝古所謂君子儒也余嘗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而未得與之交光緒建元之歲距君之歿十有六年矣其孤寶善乃始具狀

乞銘余既與同縣又同入學誼固不得而辭焉按狀君姓童氏諱履康號嘯泉其字也浙江德清縣新市鎭人曾祖近臣祖繼宗父桂芳君生七歲而孤母朱太孺人命偕其兩弟入塾讀書夕自塾歸必使背諷其日所受經年二十一歲入德清縣學君念家無恆產無以爲養乃出而教授於杭州馮氏新市距杭州百里舟一夕可達君之在杭也閒日必作書問太孺人起居佐以甘旨之物歷十有五年無間焉其兩弟以貧廢讀君積脩脯所餘使營什一利以自食既爲仲弟娶婦又爲季弟聘焉而已顧未有室朱太孺人曰宜順長幼之序君曰不然

貧家作事非易在己者必能急也宜先弟其後仲與季
皆生子而後君乃娶焉乎有弟而兄啼世俗之恆情也
漢魯恭不欲先弟成名魏崔光韶於官婚榮利之事未
嘗不先以推弟君此舉其有古人之風乎及朱太孺人
疾君刲臂血爲書禱於神求減己算以益母凡懸衾餸
枕斂饘及洗滌中裙廁牏必以屬其妻曰長婦職也時
適大水兩弟皆失業君與質服物具饔飧其冬至不能
衣衾著而治太孺人之喪一一皆如禮仲弟婦卒撫其子
女如己子女有再從子保不少而孤亦養於家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君之謂也君讀書不爲辭章雕琢之學好

覩史書論兵法推古今成敗所由慨然有經世之志粵寇之方熾也君發憤作十策曰原德曰議戰曰論守曰料賊曰任將曰鍊兵曰籌餉曰安民曰勸後治曰保邦本皆切實可用今粵寇既平士大夫謀所以善其後言人人殊寶善為余言君勸後治一篇有三大端曰復庠序以宏正教曰一文武以起衰懦曰勸耕稼以備蓋藏余謂復庠序勸耕稼此孔子富教之成法也文武之不一教之失也春合諸樂秋合諸射古之士未有不兼文武者君此言豈俗士所能識歟咸豐十年杭城初陷君適在城盡棄其囊篋而攜通鑑一袠酒一鴟夷徙至破

屋中且讀且飲如平時會賊卽棄城去君乃出謂其親
故曰吾居患難中靜以待命而已無憂焉大亂之後米
價驟貴君采救飢古方凡方書中所言服之不飢者輒
身試之欲以活人其年秋偶得微疾遂卒年四十有五
娶卜孺人生子二寶善其長也同治癸酉科拔貢生次
子葆眞殤女子子一銘曰
古之君子內行爲先維孝維友斯其本根閱君之風可
式人倫古之學者恥爲章句不能折衝奚取俎豆讀君
之書可覘廷樹昔年泮水與君同游今日仙潭宰樹誧
誧克家有子其又奚求我刻貞石以銘其幽

䘏贈知府銜安徽鳳臺縣知縣孟君墓誌銘

咸豐八年三月賊陷安徽全椒前知縣事孟君死之其明年給事中方公濬頤等以聞　詔贈知府銜蔭一子州判　賜祭葬銀如例又越十載為同治七年兩江總督大學士一等毅勇侯曾公從紳士薛時雨等言請於全椒縣城建立專祠下部議從之於是其孤沅乃始設位招魂葬衣冠於山陰縣樓晃之原爰具狀就樾乞銘樾方主詁經精舍講席而沅適奉撫臨院事朝夕見焉故誼不得而辭按狀紹興山陰之有孟氏蓋孟子四十七世孫宋信安郡王諱忠厚者之裔從宋南渡因家於

越子姓繁衍析爲六支鳳墺其一也有諱英人者由鳳
墺而遷郡城之香橋即君六世祖也祖諱明章父諱封
以縣令起家官至順天府東路同知母戴宜人生子五
君居長生有異稟讀書一過輒成誦同知君教子嚴懼
染貴游子弟積習不令居官廨弱冠即遣詣都下肄業
成均君僦居僧廬躬執炊讀不輟嘉慶二十四年應順
天鄉試中式是時同知君方任繁劇公私事旁午乃始
命君隨任襄家事君因於其間諳民情講吏治至道光
十六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安徽同知君戒之曰州
縣之官民命繫焉柰何不慎吾服官二十載無他長惟

耐煩忍飢而已汝往矣苟分外取一錢非吾子也君丞檄權知旌德縣縣有汪四者以殺人繫獄刑有日矣君察其辭色疑其冤請重讞之不可至於再至於三大吏怒褫君職仍留訊是獄君研鞫竟得實殺人者出汪四大吏大驚亟還君官旋丁同知君艱服闋選補適太湖有積案命君往受事甫半載案牘爲空十七年題補全椒縣縣東南多圩田每夏秋霖雨江湖漲溢圩隄稍缺即成巨浸君在任兩遇水災嘗冒雨乘小舠督民修築晝夜立泥淖中無倦容民咸感泣自其力有撤屋材助成之者君又相視圩岸之不如法者命改築自是圩田

皆獲全祓災之衆餓之於城活無算邑之中民衛用戶參半而衛籍困苛派不聊生甚者破家君籌巨貲校運費刻文於石永禁苛派衛戶以蘇其催科不遣吏役方春時親歷村聚勸諭父老使早納租課終君之任賦畢輸無逋稅邑有井養書院垂廢矣君復之豐其旣稟拔其高才生飲食焉敎誨焉風雪之夕循行閭里聞誦讀聲輒識其門戶旦而使偵焉曰寒士也則月有饋饋以粟佐以銀於是士爭向學矣惟西北鄉風俗雕悍爲盜淵藪盜有巨魁曰陳曰孫君禽治之境遂無盜鄰邑有巨猾湯氏子武斷鄉曲而罔市利捕獲置法一邑肅然

已而調鳳臺縣鳳臺與壽州同城民素悍少有言及相向吏尤譎譎既其凶頑以要重賞乃罔恆獲君至履行四鄉立保伍鉤攝之法奸無所容未及一稘盜賊屏息閭閻客爲父老嗟歎謂數十年來未之見而君亦由是得怔忡疾浸衰矣君性廉潔稟同知君嚴訓一介不苟取又伉直不畏彊禦不阿上官遇事不合侃侃言不少屈故二十餘年不得轉一階時戴安人春秋高又聞君以勞成疾命之歸君遂以養親行奉戴安人寓金陵俄粵賊自長江東下金陵戒嚴因奉戴安人避江北已而賊由浦六北犯滁人聳大吏以全椒君舊治命協理團

練事全椒四面受敵城中故無民團君倡爲之隨地設守東西扞禦與賊相持數年咸豐六年大旱斗米錢二千君出舊治縣時所積穀平糶於市兵民賴之當是時官軍營於和全接壤之河村步至八年三月賊大至軍潰賊遂乘勝犯全椒城或語君曰公非守土官何俱死爲君怒叱之率團勇至北關迎敵二十七日賊至益衆鏖戰三時許君受創墜馬賊環刺之遂遇害有勇丁自賊中跳身出述君死狀甚詳嗚乎君故縣令也或不死人猶諒之卒赴義如歸所謂致命遂志者乎璽書褒美俎豆百世亦足慰君九泉矣距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年

六十有五配張淑人生子一沅也咸豐二年舉人仁和縣學教諭女四上元黃家犖吳縣石祿六合劉家炘江甯甘元煥咸其壻銘曰

戢黎安良古之循吏百里域之未竟厥施曰歸將母終死王事孟氏遺言舍生取義君允蹈之無忝其裔天祚忠孝將昌爾胤俞樾作銘以告來世

余蓮村墓志銘

同治十有三年冬十月丁丑蓮村余君卒於蘇州蘇之人無識不識咸大息曰善人亡矣越二月其門下大生有鄭君者以余孝惠先生年譜來乞銘其墓孝惠先生

蓋其門弟子所私謚也謹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勤施無私曰惠君之行允副此二者矣余初不識君辱君見訪於吳中寓廬屬纊之際猶手一冊屬其弟子轉以示余期以昌明正學廓清異端所責望者甚厚然則銘幽之文余安得而辭謹按年譜君姓余氏諱治字翼廷蓮村其自號也先世居武威元淮南宣慰副使忠宣公守安慶死之其玄子德旺避居梁溪青城鄉浮舟村遂爲今常州府無錫縣人十四傳至維穆維穆生昭燎昭燎生茲恬茲恬生來貢是爲蕙田君則君之考也君生時母孫宜人夢五色雲墮其室及生以叔父青田君無子

爲之後季父藍田君亦撫子兼祧爲九歲讀書於塾或
授以俗本酒詩君曰酒乃誤人之物辭弗習其後從李
申耆先生游先生甚重之爲書田蕙田兩君作家傳曰
二公篤行碩德雖未獲自顯令子治克自振拔爲吾黨
重其益勵所學立身行道上慰先人乎君感其言始有
濟世之志當是時江南方承平風俗浮靡市井之子酒
食徵逐士大夫亦徒以文藝相尚君獨慨然以人心世
道爲憂思有以維持補救挽回刼運以爲聖賢經傳非
愚蒙所能通曉宜以淺近之言發明之鄉塾舊有神童
千家詩諸書蓋宋時村書之流亞詞意卑陋君仿其體

例別撰五七言詩以課童蒙文以　功令重四書文乃
從先正文稿中擇其可以感發懲創者都爲一編俾求
名之士知以積德爲本蓋君之爲教皆在因勢而利導
之其後遂有勸善襍劇之作大意以俳優侏儒最害風
俗然由來以遠既不能廢則莫如因而用之乃仿元人
襍劇采取近事被之管絃使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
爲戒烏乎君之用心可謂曲而至矣生平善事不勝書
其規條詳所著得一錄中而戒溺女禁淫書則其尤致
意者東南大吏頗采其說下所屬施行爲當江浙陷賊
時君著劫海迴瀾文又繪江南鐵淚圖見者無不感泣

鄉愚婦豎咸切齒腐心願與賊俱亡東南之底定固由師武臣力而君之書未始無功也余嘗寓書合肥相國言及君相國復書曰蓮村余君吳中善士久耳其名然則君之善聲固藉藉公卿間矣君爲金匱縣學生五應鄉試不中式遂絕意進取大吏錄君功由附生保舉訓導加光祿寺署正銜妻顧宜人無子以兄子蔭培兼祧女子子三長適閻育二三未行是歲十一月己未蔭培奉君之喪歸權厝於浮舟村之東圩余爲之銘須其葬納之壙其銘曰

古三不朽曰德言功言之可重功德與同如何後人輩

悅求工無益於世或興厥戎君獨不然意在發蒙其說彌淺其效彌崇惟將忠孝化彼愚蠢海外景教流行域中不端其本言乃愈哤詒我一編其理平庸未允鬯衛勿去其癰欲除盜賊宜崇其墉君言孔嘉我衷且愧無以報有惡予衷敬將此意銘君幽宮

王梅庵處士墓志銘

台之黃巖縣有隱君子曰梅庵先生余不及見其人而獲交於其子不得親炙其言論而獲讀其書以書之所言合之其子子莊孝廉所爲行狀益敎行不怠之古君子也先生姓王氏諱維祺字道齡梅庵其自號也先世

居縣之南鄉曰逍興其九世祖諱世補始遷縣東之柔橋村曾祖諱聖倫祖諱文標父諱宣澤字兌齋母盧孺人先生於兄弟行最幼居第四自童孺時資性純謹不與群兒伍七歲入小學所業倍他兒年十一從符先生龍文學爲制義後屢以貧輟業符先生與先生之姑之夫馬君朝陽縱臾之遂就學如初先生既屢廢學懼無所成益自刻厲學日進年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是時盧孺人已前卒兌齋君以一門數十人無內主析其產爲四俾諸子自爲計先生由是不得專力於學一應鄉試不中式遂不與試出授徒籍脩脯供甘旨凡十年兌

齋君卒乃謝生徒家居讀書不復出矣先生貌清癯長不逾中人而舉止端重望之儼然事兄齋君以敬以順無幾微之忤事諸兄尤友愛方析產時諸兄或有所慊輒損己貲以和解之其居家也稱有無以給衣食存羸餘以備不虞雖一錢尺帛皆有文籍可稽也自奉甚約而族黨故舊之貧者必周之不以匱乏辭或爲人解紛息訟不自以爲功而受人之惠罔不報方從符先生時館於蔡氏蔡媪視先生甚厚愛之如子後媪貧不能自存月餽之粟媪卒經理其喪葬焉與人交必以誠信非其人則遠之所與善者終身無間言毗徐孺人無子勸

納遵至先生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吾懼焉孟子兄之子徐不謂然乃副以何孺人何柔婉徐愛之先生又撫御有方閨門之內賓如也已而孝廉生先生教之以義方大要歸於樹氣節慎交游存寬厚孝廉輯之爲家訓六篇曰述德第一曰立品第二曰勤學第三曰治生第四曰祺訓第五曰遺聞第六先生雖以貧廢學而好之不衰至老而四書五經尙能背誦子史諸書亦皆流覽得其要領孝廉嘗曰吾少侍先君隨所質問其應如響以爲爲師者類然及就外傅每有所叩師或不能應歸以質先君無不知者然後知先君之學之深也所著

時鳴集一卷有真意齋襍纂二卷醫學約鈔四卷余皆未之見所見者家訓六篇孝廉所編次也又爲柔橋王氏譜未成孝廉卒成之先生生於乾隆四十四年閏六月十一日卒於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九徐孺人生女子子三其壻曰符禹九曰趙仁山曰夏印卿側室何孺人生丈夫子葵字子莊同治六年丁卯科舉人又女子子六喻興雲何福僥虞大用徐維齡牟泰豫顧用光皆其壻也其適符氏喻氏者俱早寡守義不嫁適何氏者亦早寡遇賊不屈死孫四人曰薰曰恪曰愷曰惕孝廉既合葬先生及徐孺人於白龍山之原虛

其左爲何孺人生壙書來乞銘銘曰

位不列於廟堂而行則信於父兄名不出於鄉里而澤則被於孫子名位雖晦德孔修厚其本者豐其條鳥乎

先生之風永無斁千載而下視此石

朝議大夫裴公側室陳孺人墓志銘

故朝議大夫知府裴公有側室曰陳孺人順天府霸州沙筏村人其家世故微也而莊姝婉孌有大家風年二十有四始以巾櫛事公當是時公年踰六十矣其諸子皆仕宦家門鼎盛中外戚屬啞四十餘人孺人日惟事公之事暇則事鍼管線纊又暇則靜坐不減否一人不

縱臾亡事家人以是咸敬愛之其明年冬公寖疾逾年
不瘳孺人奉侍惟謹藥石焉饘酏焉悉手治之下至中
裙廁牏身自浣濯不委之僕御俄而疾革孺人刲臂肉
羹之以進祕其事無聞者及公卒始涕泣言之自傷誠
意微薄不足感動晝夜哀號欲以身殉防閑者衆不得
間越月餘竟歐血死時咸豐七年三月也年二十有七
生女子子一殤無子遺言願附公兆域以終侍公之意
嫡許予從之禮也嫡孫椿來乞銘銘曰
三心五嚼其光微彼姝者子乃有斐莊事所天無訴誤
夫病不瘳刲其肌夫亡遂欲摩其笄卒從地下相扶持

同穴之義非有私我背貞石藏其隈欲表女宗茲可稽

候選訓導連君墓志銘

濱東南皆海也而吾浙海濤異他處衍溢漂疾易爲患朝廷歲糜金錢以巨萬計築塘捍之海水猶或齧人湯田廬凌岡壟然則塘工尤要哉余於咸豐末避地上虞之查沛其地負海而前隔曹娥江土人謂之前海後海前後皆有塘塘工險要爲浙東最父老每爲余言樂川連君從事於江海兩塘將十餘年吾儕至今安全者連君之力也余固已知君之爲人至光緒二年君之孤以君事略乞銘其墓則君已古人矣按事略君諱仲愚連

川其字也上虞人曾祖雄飛祖彭年四川忠州直隸州知州父聲佩候選通判君自幼爲忠州君所奇撫其背曰可兒可兒異日興我家者此子也及應童子試冠其曹然君不屑爲科舉之學友於兄弟厚於本支信於朋友其器識之宏學養之深言行之篤實材幹之優裕事略所載未得其十一余無以言也舉其一瑣事云兒時偶大噱鄉人趙傻抱至瓜田摘一瓜予之乃吉爲之笑六十年後追念此事買田二畝與其孫爲趙傻祭田即此一事可見君之爲人矣君生平洛洛大者在前江後海所據上虞之西鄉曹江在焉其上爲新昌嵊縣爲山

頂疊衆流奔注下接大海潮汐洶涌而乾隆以後外來流民淤墾山場每逢大雨山中泥沙隨流俱下溪河先淤而江身亦日以高江高而水大水大而塘危道光三十年秋八月霖雨連日風潮大作決大口十有七布政使汪公臨視借庫銀三千兩命知縣張公致高修築之張公以屬君君寢食於工次者一年有餘而十七決口皆合咸豐三年海水過塘下護沙不盈十丈而江塘適又決大口三權知縣事林公鈞議築決口及修前後塘又以屬君君自是奔走於前江後洵無暇日矣君以爲善治病者必治病之所自來善用兵者必不使敵臨城

下於是有創修臨江大牆之舉牆成凡三千六百丈而其內土塘有重關之固於是首險次要各工乃得次第經理而賀家步柴塘厥工尤鉅先是塘之最險者曰孫家渡爲江海互激之區其後因孫渡嚴守無可乘乃移而衝突賀家步海潮西上江水東下激而怒起高過於塘塘內一河之隔皆民居也地形局促不能加廣卽無可增高君乃議築柴塘八十餘丈以分水勢至今賴之然君之言曰水勢遷移不定則隄工爽險無常安知今日之次要非異日之首險孫家渡賀家步其明徵也而後海石塘歷年既久日就傾圮數百里民命全係於此

傍至塘上徘徊不能去同邑有衛培福者感君高義創設借塘會君甚奬焉命其會曰衆擎捐田四十畝入會中鄉里慕義者咸附之先後得田二百餘畝歲入其租以供修築之費君以孫家渡爲全塘扼要之地卽於其地建別業一區藏庋書籍襍蒔花木顏其堂曰留耕山房平時養老於此有事卽爲公所其中有捍海樓憑欄而望則江海形勢皆在目中君雖老且病猶可於此中卧而治之孰意樓成而君旋卒也君卒於某年月日年七十歲上虞縣學生候選訓導加光祿寺典簿銜配某氏生丈夫子六人炳剛貢生候選內閣中書考候選

州同夢藻待俱國學生衡優廩生孫十一人入邑庠者三人曾孫一人君所自著有塘工紀略四卷都凡海塘四千七百六丈江塘六千六百二十六丈皆君手所規畫故言之甚詳余剟取其事銘君墓又附敍睦族條規則以贍族黨鄰里之貧者連氏子孫所宜世守者也銘曰

庚辛之際道路荆榛君避於海以食飢民大亂初定百度一新凡百有爲惟君是詢功在黌舍利及民田君所措意尤在海塘經之營之垂二十年前江後海無役不覩微君之力民其介鱗何以報之視彼後人

候選訓導葛君墓志銘

自昔循良之吏必以教化爲首務兩漢所紀修横舍立校官皆良有司事也厥後有司與學校分職政教始歧而爲二然士大夫有世官庠序克稱其職者往往起家爲循吏不於其身即於其子孫嗚呼吾持此論久矣乃今以銘雲莊葛君之墓君姓葛氏諱龍光字頴波雲莊其自號也先世於明初自山西洪洞縣遷河南許州城北蘇橋村遂爲許州人曾祖延徵本生曾祖丙辰雍正十年舉人祖元福候選州同父邁仝由孟津柘城教諭升南陽府教授君生於儒族幼穎悟嘉慶十八年入州

學旋補廩膳之額君之仲兄重光爲安徽泗州州判君往省之州判駐洪澤湖之濱其地距州城百里民俗剽悍道光八年大無亂民蠭起鬭入州州判署君率家衆禦之傷焉旣而察其衆皆烏合耳曉以利害咸解散遂以無事道光十五年君父教授君爲柘城教諭明年君攝鹿邑訓導柘與鹿鄰邑也父子鄰比爲校官時人榮之至道光三十年而君之子兆堂爲鹿邑訓導又卽君秉鐸故地家世相承以俎豆爲職世以比孔穎達之三世司業可謂盛矣君嘗訓兆堂曰凡人志氣精力難振作而易銷沈宜及時自勵以冀成立陶士行之運甓可法

也故不止授以詩文格律并爲招延拳勇之士使之習射御角力及兆堂應州試入學冠其曹君手書數百言戒之勉以有用之學蓋君雖終於儒官然其所蘊蓄固甚宏矣兆堂以軍功由訓導遷知縣在江蘇歷宰大縣有循聲蓋由承君之教又其家爲學校官者且三世耳目濡染無非禮樂教化之事故與俗吏殊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斯其徵歟君未仕前嘗薄遊於皖既謝鹿邑事又一攝光州學正其晚年復客靈璧先後在皖者十餘年所交多知名士以詩畫自娛樂道光十八年自靈璧還柘城學舍省教諭君兆居假而得病十二月

丙申卒年四十有一蓋即兆堂入學之歲也君自經史外褋藝無不通曉嘗侍其母喬夫人疾時夫人年七十矣諸醫咸束手君用大黃治之即愈又研究音律善絲竹所著詩文經兵亂散佚故無傳也配李夫人長葛人其在室也值歲饑即能鬻衣糯質釵鐶佐家人食餓者既歸君而賢益著君之卒也念親老子幼忍不死治舅姑之喪皆如禮方析爨時止受屋之半及田九十畝其餘固不較也及兄公亡撫其子女如已出兆堂官鹿邑時從之官咸念今昔每爲慨然咸豐二年鹿邑有劉同源者創邪說惑衆將作亂邑人聲左右私相告語太

夫人聞之命兆堂言於邑宰掩捕得之脅從皆散境內帖然其明年粵賊陷歸德鹿邑亦戒嚴太夫人時在里寓書勉其與同城文武努力戰守歸德屬邑先後失守而鹿邑獨完及宦江蘇太夫人就養來吳於光緒二年二月癸亥朔卒於吳縣署距君之卒三十九年矣年七十有八子二人長兆堂也江蘇蘇州府吳縣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 奏保以知府用加道銜光緒初恭遇覃恩遂加四級 贈君通奉大夫而太夫人亦受封焉次震堂候選訓導孫六人世熙世苞世藟世蕙世芳世蔭孫女三人韓元啓高其嘉高其文成其孫壻曾孫五

人兩臣喜臣瀚臣鼎臣賡臣當咸豐中余奉使河南已知兆堂賢及罷官寓吳下而兆堂適宦吳遂相習也兆堂兄弟奉太夫人之喪歸而乞銘于余蓋君之葬於許州蘇橋河陽之原已三十七年至是啟而合葬焉禮也

銘曰

學校之職古昔所崇教始於身由家而邦移風易俗庶幾時雍維君家世學爲儒宗祖孫相繼俎豆是共被服嫻雅不與俗同有子起家爲黃爲龔學道愛人報之者豐謂余不信銘此幽宮

候選郎中徐君墓志銘

同治之初　朝廷削平禍亂　詔下各督撫撫循其民與天下休養生息而其時賢士大夫亦能仰承德意完殘舊怯起瘡痍而祇席之蓋從將帥數戡定四方諸將帥之功也教養耕鑿以奠其後則賢有司之功而其鄉之士大夫亦與有力也江蘇之震澤縣有震澤鎮亦一大鄉聚也鎮人有貢階徐君者其鄉之賢士大夫也今年夏徐君之子澤之以狀乞銘其墓余讀而歎曰此於大亂之後助　朝廷勞來安集者也於法宜銘謹按狀君姓徐氏其先為徐偃王之後以國為氏明季有諱曠者自淮渡江十傳至永昭始居震澤鎮是為君高祖永

昭生覲光覲光生學健同治初以孝子旌學健生三
子長諱臨字玉書君所考也次諱燊森字湘波是爲君
本生父自高祖以下咸以子孫貴顯迭膺封贈爲鎭鉅
族道光二十九年大水湘波君爲粥以食餓者君時尙
幼已能左右之湘波君異焉君有二弟皆以劬學死湘
波君乃命君輟讀治家事當是時金陵久陷于賊而蘇
杭諸巨室猶承平舊俗繁富彫刻以奢靡相高君喟然
曰燕巢幕上而以爲安不亦傎乎乃務爲節儉有餘貲
輒市穀以備緩急俄而大營潰蘇垣陷君以搏力何卒
之法衞鄉里有眾一旅賊至若戰卻之然眾寡勢不敵

時吾湖趙忠節公奉　命總理湖郡團防君乞援焉忠節以出境勦賊慮餉不繼君乃盡出所儲以助兵食忠節喜曰蕞爾一隅乃有同志如君者乎李偏師來鎮會攻平望克之而賊來益衆湖軍適有他警旋撤去賊圍四合火於上風君知事不可爲身殉無益突圍出而鎮遂陷君奔湘波君走滬上尙圖再舉而君亦病病中猶時搥牀大呼殺賊也同治元年今爵相合肥李公以巡撫駐上海聞君之才檄辦上海撫䘏事湘波君諭之曰今東南淪陷惟存上海一邑四方之民走來歸者如爵叢獸曠汝旣與斯役盡一分心造一分福毋惜費毋憚

勞又曰家鄉故舊流離可憫汝其念之君泣受敎乃謀于同里施君少欽鳩巨貲郵鄉里以振乏絕命之曰輿仁之會其時爲賊蹂躪之區皆不得耕間有耕者賊伺其熟刈之民耕而不得食大困洋人趨利載米數十艘以往官曰是齎盜糧也議有禁君爭之曰賊何患無米其患無米者陷賊之民也是濟民非濟賊請勿禁且請勿抽其釐米船咸集災黎以甦三年江蘇平邑令萬公屬君以善後事君請先施粥一月一月後擇其尤貧者句餘之粟以三百人爲額至今循之大亂初定百廢未舉而君適奉檄辦內地絲捐因請於絲捐內討包抽釐

以供善後之用於是平治道涂修造橋梁建復書院疾病者藥之物故者棺之暴骨者埋而掩之孤無父者育之是曰保嬰窮無夫者衣食之是曰恤嫠兵革之後向之質庫皆廢鄉民亟息以貸無應者蠶在箔至無以飼生計益窘倡議集富商設公典商皆踟躕君首出貲爲之倡兩浙江南之有公典自君始也邑中善舉無不取決於君日請指畫每日自辰逮於酉凡事之待舉者及有宜變革者隨時書寸紙粘卧室壁次第行之雖細無遺亂民畢永泉陸劝庭則其黨於某日起事君偵知其期密言於巡撫丁公檄縣令掩捕得之笮其首遂以無

事太湖漊港久淤塞有　詔開濬君隨同沈太守偉實
履行其地度深淺計窊隆開竇灑流數月而畢又以本
鎭運河爲蘇湖往來要道瓦礫塡積舟楫不通乃言于
官開正河自西迤東又開支河之在南北者凡二百八
十丈有奇君勇於任事尤好獎勵後進族黨之無恆產
者其子弟十齡以上君察其才器秀穎者使之讀書樸
愿者亦授以所業賴以成立者不下百餘人歲在癸酉
子濟之舉于鄉僉曰爲善之報也君在道光中已議敘
光祿寺署正後以籌餉功得候選同知　賞藍翎以善
後事竣易花翎君遂援例改郎中加五級貤二品封祖

父母父母如其秩而君精力猶壯至是擬率濟之入都俾應禮部試而自赴部供職乃未及成行而母沈太夫人卒君悲號成疾綿歷年餘竟以不起光緒元年元旦君集族人議修宗譜建義莊及病篤又手書數百言訓其子猶拳拳以修譜建莊二事爲言是年九月乙巳君卒年三十有八娶劉夫人生子二長澤之同治十二年舉人候選內閣中書次望之洲波君之存也以君弟鎔甫咸甫兩君俱無子命以望之爲鎔甫後而兼承咸甫之祧女子子三人皆殤光緒二年九月癸未澤之等葬君於浙江烏程縣馬要村余雖不識君然誼習之爲人

是能於大亂之後爲　國家勞來安集者也故撰次其
事而係以銘銘曰
東南底定同治之初區宇雖復元氣猶虧惟良有司莫
厥攸居誰其佐之賢士大夫恢恢徐君密慮深圖曰莠
宜去曰粟宜儲曰湖宜濬曰道宜除曰幼宜學毋任嗷
嗷曰嫠宜恤毋使厥厥浸仁沐義民氣以蘇求民之利
忘躬之劬未登中壽咸曰於戲雖不永年澤在鄉閭有
子英英早登賢書積善至蕃斯言豈誣千載而下式此
幽墟

沈懋卿事釋疑

桐鄉沈君樾卿一鄉所稱善士者也其嗜善也如芻豢其赴義也如不及其於人也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病者藥之死者棺之槥之瘞而楬之嬰兒失其母者乳之餼之當庚辛之亂扶攜提挈其三黨之族姻以避寇鋒辛苦墊隘卒不相舍以安以全者無慮數十家由是數百里間無識不識咸以善士稱之初無子中年以後舉丈夫子二其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反風以免僉曰善士之報也乃於乙亥之冬竟以牆壞壓而卒禮有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沈君善士宜備五福而反死於三不弔之一向之稱善慕義者至是而不能無疑曰

是殆有隱慝焉行舉其事以問於撼者撼曰隱慝之說始於左氏僖公十有五年震夷伯之廟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使展氏誠有隱慝則天且震其廟必不昌其子孫而展氏之後乃盛於魯且生和聖焉其無隱慝明矣夫隱惡而揚善者舜也不逆詐不億不信者孔子也奈何襲左氏之誣辭以疑善士乎然則其壓而死奈何曰此古人所謂遭命也禮記祭法篇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有遭命有隨命又從而說之曰受命謂年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是人之壽命有此三科受命者正命也餘二者雖皆非

正而有遭與隨之異況君之死行善而遇凶正所謂遭
命者也人不讀古書不知古義挾私意以測之謂必有
以致此則是有隨命而無遭命古人所謂三命者缺其
一矣且予不聞禍虛之說乎漢王充著論衡有福虛禍
虛之篇大旨謂世人以受福佑者爲行善所致被禍害
者爲行惡所得其實窮達有時遭際有命一身之行一
行之操前後無異而一成一敗一全一壞乃遭遇適然
耳以是言之況君之無子而有子遇火而反風福也福
固虛也遭遇之適然也其後以黜壓而死禍也禍亦虛
也遭遇之適然也世人不察見其得福從而夸美之見

其得禍從而譏笑之其亦未離乎流俗之見矣論衡禍虛篇廣徵博引娓娓千言謂子夏喪命以有三罪則伯牛癘疾宜有十過子路葅醢當有百罪也蒙恬之死以絕地脈則顏子何以夭亡李廣之不侯以殺降卒則孔子何以不王其言可謂辨矣而其理猶有未明及讀其命義篇始有以得其理命義篇曰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烏呼斯言

謚之矣余故以沈君之死歸之遭命又引王充福虛禍虛之說而以性善命凶爲沈君定論世之致疑於沈君之事者其亦可以釋然矣

春在堂襍文續編四

德淸俞樾

恩竹樵中丞五十有五壽序 爲張子靑前輩作

昔白香山以五十四歲官蘇州刺史其明年賦詩有云今歲花前五十五又云且喜年年作花主蓋在蘇州所作也夫白公以文學而兼政事爲政風流照曜于古然以遭逢唐室之衰黨事方興不樂居要路其在蘇也亦不久而去所謂年年作花主者徒付之虛語而已竹樵中丞由奉天府尹拜蘇藩之命亦適屆五十四歲與香山莅蘇年齒相符至今年則香山所謂今歲花前五十

五者也而是年春公已被　命擢漕督旋權蘇撫玉節金符綠軿紺幰蓋不久而真除之　命下矣夫今之督撫唐之節鎮也香山詩所謂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仕宦之榮無踰於此而公已身被之然則年齒雖同符香山而遭遇　盛時致身通顯蓋遠過之矣公家世文通武達軒冕相襲公以門蔭在襁褓之中已注官牒及歲就試輒居高等內歷白雲之司外居黃堂之位俄遷觀察旋擢都轉陳臬事於皖江臨事侃侃有赤石不奪之節昔范純夫數上疏極激切文潞少游輩懇勸不回曰吾出劍閣關稱范秀才復為布衣何所不可公之風

節正與相似爲中野服退就私第闔門養威將及十載

中興之始蹶而復興仍由觀察而都轉而廉訪光復

其初瀋陽古黃龍府爲 昭代龍興豐沛之邑太白之

山鴨綠之江雄秀甲天下公尹京作翊六載於茲訪四

樓之遺蹟尋三河之舊壤政事多暇獻詠方滋吏肅民

和 帝用嘉焉不次之遷肇始於此今由方伯而開府

水大鱗舒風高翼展其造福三吳之民而止歟 聖天

子倚畀之重者豈有涯與羊叔子以寬厚宏其化杜征

南以文雅播其猷吳人至今稱頌不衰公其兼之矣之

蕩嘗與同官於吳當公攬揆之辰鑄獻此言爲稱觥之

助夫公之豐功偉略隆隆日上夫人而知之其曼福駢齡如川方至亦夫人而信之不待鄙言爲之脟飾也姑誦香山太傅年年作花生之詩爲公慶且爲夫人慶公其欣然而進一觥乎

方子穎觀察五十壽序

壬申之春余發錢塘江泝流而上自嚴而金華而處而溫水行則有七里瀧之迴沈縈洄陸行則有桃花嶺之崔嵬嵯峨其間澗出崖深巖層岫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清風鳴條山壑俱響顧而樂之不復知有登涉之勞矣旣至溫則縈山峻流爽秀尤異觀察使者子穎方君

吾故人也一刺入謁曰盍來游雁宕乎遂留飲於其署中之且園且園者康熙間司寇高公所建也司寇名其佩字葦之嘗爲温處道工詩能以指濡墨作畫至今海内猶珍之園其所手蒔林疏石瘦頗有畫意歲久傾圮君又新之花嶼竹齋風亭月榭觀者有如焉是夕小飲既酬蘭燭清話夜午未休抒出示雁山游記一編余讀未終恍如置身七十二峰間看大小龍湫從巖澗中飛流而下矣次日又觴我於曾氏之怡園園有花木泉石亦東甌一勝地余詩云領略怡園好風景不辭半日此流連謂此也夫余以省親閩中假道永嘉小住半日猶

流連而不能已君乃於山水鄉爲雁山作主人此其福
爲何如邪昔高公官至刑部侍郎而終身以且園自號
蓋雖嶔歷中外不能忘且園也君詩畫不下高公而政
治之美過之行見金符玉節爲　國家宣力四方其智
名勇功未可限量然而論山水之樂則或覩今茲有間
矣君自言官溫處久樂其政簡而民樸每當風日晴朗
簿書多暇春之日菜花黃秋之日楓葉赤或命巾車或
棹輕舟角巾野服與僚佐數人倘佯於山巔水涯酒村
魚市於是斑白之叟羈貫之童相與迎拜曰吾公來矣
有攜茗進者有擷園蔬野簌獻者君笑而受之解杖頭

錢以犒之俄而夕陽在山炊煙四起乃相與披襟岸幘
吟風弄月而歸樂哉游乎雖山公之游習家池歐陽子
之在醉翁亭不是過矣余前年五十生日有詩五章偶
爲君誦之而君今歲亦行年五十乃和余詩即以自壽
其詩有云簪朋爭欲投佳句父老渾忘是長官誦此詩
也不獨見君之風流文采而其政平訟理流愛於人亦
可想見矣余山中人不與聞世間事君之惠政不能具
言而惟借且園一夕之談爲君發一笑之樂君本由刑
部郎外擢巽時　天子慰君治行或擢君刑部侍郎
如高公故事豈非且園中一佳話乎

其二　爲潘芸臺太守作

溫處在漢初爲東甌國其地襟山而帶海距省會絕遠島嶼縣邈林麓斷續磯碕乎數州之間　國家建置郡縣而統以兵備道俾宣布　朝廷威德於山陬海澨間專方面之寄而分牧伯之任益視諸路尤重哉今觀察子頴方公於同治三年由刑部郎中京察一等　特簡斯任凡榷關防海諸大政咸屬焉公旣下車以溫爲濱海劇郡環異叢育商賈駢坒湖波汨起迴復嶼蚩群盜出沒其中長鯨修鯢往往而有乃躬自巡歷講求方略仿古飛雲蓋海之制增製龍艚快蟹諸船數以習流之

卒督以下瀕之將輕舠巨艦連舳接艫金鼓所震懈淵
闋如大盜數百先後授首閭閻安堵闤闠塡溢水浮陸
行四隩來暨永嘉一縣古巖邑也合溪懷谷岡巒糾紛
曰西溪曰楠溪乃莽蒼之野昧爽之坰爲萑苻淵藪由
來舊矣公募勁卒親駐要隘禽馘姦猾兩溪肅淸行旅
歌於涂農夫舞於野耇孑曰許附民者善用兵公其有
焉公又以郡邑生徒求知嚮學也謀益書院膏火之資
出俸錢爲之倡廣招秀艾掖冊負素諷誦其中以時習
之月則有試公又以廩餼之毗貧無以自存也乃創舊
有養濟院擴而大之聚房井匽圂不肣飾矜孤頤老胥

匡以生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公其有焉退食之暇無他嗜好惟耽圖籍手自讎定黃顯精謹勝帙充積數逾萬卷署有且園康熙中司寇高公其佩所建也館宇清華竹木幽邃閱歲已久小有摧廢公稍稍葺治之披襟岸幘坐嘯於風亭月榭之閒與遊者數子雅歌投壺悠然自得所謂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者乎性又愛山水雖居冠蓋不廢登臨如溫之雁蕩仙巖處之南明仙都皆浙東勝地風谷雲谿秀甲天下公於暇日命駕往遊或臨流賦詩或摩崖作書倒矚俯映流連忘返林徒雲客詫為神仙中人於是溫處二郡之人既

安公之政教又慕其風化神君慈母之稱徧於一道若廉州之謜顏有道潭州之誧隣大中也有雅知公者作而言曰此知其細未知其鉅但知其造福於溫處之一隅未知其有功於　中興之大局也昔唐建中貞元閒宗社危而復安一時名將若李晟渾瑊馬燧諸人皆號定難功臣而後世尚論之士往往歸功於陸贄當涇師之變事出倉卒贄從幸奉天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理衍繹熟復人人皆曉雖吏承寫不及興元赦令下人心大悅李抱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以是而言李

晟馬燧諸將血戰之功不如陸宣公一內相之力矣咸豐間公以刑部主事值樞垣　文廟之狩熱河也公簪筆隨扈軍書旁午千緒萬端倚馬視草筆不及凍每有大政　樞邸輒與密議公勸以久任宿將優容言官以故臺諫竭忠將士効命猰㺄鑿齒之倫以次薙除衝棚息而輶軒騁戚械藏而俎豆衍乾清坤夷天下光融議者以曾文正公及合肥相國推稱曾李以配唐之李郭而不知居中當局以房謀而兼杜斷是攝是贊成此蕭魏之功則公一人之力為多然則公其今之陸宣公乎宣公遭德宗昏闇不能竟其用方今　朝廷清明

天子神聖有殷宗中興之則有成周隆平之制公歛歷中外如日之升異時樹六纛總十連繫天下之輕重豈止溫處之民仰諷懷風想望德音乎歲在横艾涒灘則壯之月爲公五十懸弧之辰某忝守括蒼叨竊宇下敬獻此言以侑壽觴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此溫處之民所私祝者也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此海內賢士大夫所共望於公者非溫處所得私也

吳母胡太恭人七十壽序

同治紀元之十有一年　皇帝大婚禮成仰式乾文

俯燾坤輿延期流祚普汜無私乃發　德音降　璽書凡天下婦人年七十以上者咸與恩賜而吳母胡太恭人適於是歲十有一月稱七十眉壽之觴鄉人士君子相與言曰方今　聖上家環海而子烝黎惠浸萌生仁露葭葦推姚臺姻婭之恩引年曠典及於門內雖捲樞桑戶得被大賚況華鏤六樹受加命之服金齒鐵汧衍宜家之壽而珍禕懿鑠之行溢於壺史其可無一言以侑肴酒介兕觥乎惟太恭人生安定之門嫻習詩禮事父母以孝聞年二十有一歸贈中憲樂亭君爲繼室琴瑟靜好十有六年其始來歸也君舅蓮宦巴蜀不得

親執棗栗之贄何感卜子之言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若怖存秋嘗魚菽之祭必豐必潔節縮則粥罔不於飾數十年如一日也贈公始官七閩繼任三秦宦轍所至旌軒必偕是撫是贊史凡須內助焉及贈公捐館舍於秦安服用無副節餘一縑太恭人白訃經營始得奉旅櫬歸先兆維時前室子仁山竹平兩君皆未成立所生子友蓮大令年甫十有二太恭人撫之有尸鳩均平之德積紡績所需具贄幣腆修脯聘名師禮賢者命諸子從之游晉恭致慎使讀先人書旦而受業夕必自鉤稽之訓之曰汝家自貴業老人以至汝父居家

爲孝子居鄉爲良士居官爲循吏吾見世之人有薄其兄若弟而不恤者焉有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不知讓者焉有篤於聲色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焉有役役於貨財而沒齒不饜者焉之數者吾家無一也汝曾承其遺澤可不勉乎諸子稟承慈訓爭自琢磨友麗壯歲有聲庠序閒視科第如拾芥會遭庚申之亂奉母避兵淝濱大府聞其名聘佐戎幕今合肥相國屢上其功奏加運同銜以同知直隸州用補常州府陽湖縣知縣江蘇自收復後戶籍田結混淆無別吳縣地尤大閣丁匿口愈治愈勞上游知友麗才使推勾之數月而已徧注釐然

如示之掌此可知其賢且能矣他日雙旌五馬臨蒞大邦太恭人康强逢吉由八九十而至期頤黃髮垂肩曾元繞膝　天子方敬豫　兩宮用孝治天下恩從猗風翔德輿和氣游太恭人以名門之壽母爲　熙朝之人瑞其必有馮親者母之褒金尊玉杖之賜曼齡駢福垂耀億齡然則此日所陳其猶嚆矢乎

杜筱舫觀察六十壽序

端蒙涒灘之歲余見今相國合肥公於金陵合肥公曰子見觀察杜君乎余曰未也合肥公曰是賢而才且工文辭宜往見乃投刺於其行館適君他出門者辭焉已

而君來余舟一見如舊相識其明日以巨峽來發而讀之君所著古謠諺也舟窗無事日讀一卷歎其取材之富體例之精合肥公所謂工文辭者洵不虛矣未幾君權蘇藩又攝臬事余寓吳下過從益熟又有以信君之賢而且才非徒文辭之工也越十年太歲在閼逢閹茂值君六十攬揆之辰鄉人士君子皆言於余曰子熟於君而又工於文宜以文爲君壽余謝曰熟於君則信矣工於文則未也夫文之不工而徒以緣古䋣文星稠綺合爲瓌瑋連犿之辭豈切人不媮之義乎然則余將何以壽君無已請即爲君歌古謠諺自來名人魁士其生

也必有所自來如東坡前身爲五戒王梅溪前身爲嚴闍黎往往鐫所藏非誰廬岡君之生也其大父夢老僧擔簦入室殆杜少陵所謂釋迦拖送者乎故生而穎悟神識湛然講誦古謠諺曰少遊妙明與居士古之名流多有法學識之定國聲光淑靄元常文惠續映魏闕君始髫象勺即治申韓家言弱冠之歲受任刑曹謁三晉八而手治大獄七十有三唐張文瓘於旬日間決疑事四百餘事君殆庶幾矣故雖在縣府而具文武幹用隱然負公輔才請爲誦古謠諺曰令德日新裂鉞氏　國朝承平日久地大物博至道光之季羣盜萌芽始爲封豕

長驅以薦食我黎庶楚督東巖裕公整旅討賊檄君從行始治文牘供資糧屝屨既而從方伯夏公旗纛首塗玉桴金鐸隨流而擽自楚南至於粵西所經如芙蓉之江銅鼓之山皆苗猺局聚風土詭異君金鼓鐵馬之間不廢嘯詠著有南行北行詩各一卷南征傳節四卷所謂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兼之矣請誦古諺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人自是厥後軍事孔亟

朝廷命將出師東居西剿君輒參預其間攻浦之陷也以游船駐守浦江姑蘇之陷也以民兵保衛江北暨平江浙肅清東南底定諸大師論功於　朝謂君才大

心細而核精詳遍究名城咸資贊畫洵無愧斯語矣請誦古諺曰人粗人細李晉濟海王之國謹正鹽筴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由來舊矣 國家歲入鹽官為大軍興以來權法弛廢錯戸疲焉 君手定章程一十四步行於淮北條制得宜時以為便其梟散之民非官與牟盆以發利柄市者名捕其十一人置之法積弊一清其課充足少府之儲川是饒裕請 為誦古諺曰鹽政奚廢公未逢鹽政奚興逢我公君以明敏之材濟之以練達大府引重 朝議翕然管權江安糧道權江藩權蘇藩權蘇臬權蘇松太道所至綏撫僑舊鎮靜流

未完殘齋怯皆有條次其陳梟於三吳也值如皋有冤獄君平反之活三人於歐刀之下砧質之上唐書所謂遇徐杜者生君其有杜景儉之風乎請誦古諺曰一閒得覓皋陶鄧盛東南兵事自咸豐二年賊出永安州走昭平爲燎原之始以迄同治四年盡殲其餘黨於嘉應州而後已首尾十餘年君在戎幕久聞見最眞乃手著平定粵寇紀略及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兩書文贍事詳森然起例宏纖巨細鱗羅布列有良史體裁乃其餘事又工爲小令因萬紅友詞律宗花間尊前之典型闡嘯餘圖譜之紕繆有功詞學不淺而大略權輿容有

疏略諸詞律校勘記爲紅友彌縫其隙故讀君采香詞二卷格律精嚴合於紫霞翁之作詞五要諸詠古謠諺曰曲有誤周郎顧昔范攄自序其雲溪友議引諺曰街談巷議倏有神於王化君所輯古謠諺亦古太史陳詩之遺意也余所徵引皆本是書以君所輯爲君歌之可以欣然而進一觴矣君雖年登耳順精神淵著器宇端凝望其風采似四五十歲人而峻級游階已至方伯他日回鵬翮以步文昌登高蟬而趨武帳華鼓朱節宏總上流智名勇功並在杜征南下乎則位愈榮年德彌劭自七八十以至期頤仰承

天子靈壽杖之賜而俯

聆海內士大夫鶴南飛之曲祥圖瑞史焜燿無窮余又將何以壽君哉請仍為君誦古謠諺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

袁母郭太夫人百歲壽序

昔在咸豐紀元之十載恭逢 文宗顯皇帝三旬萬壽乃加 恩於大臣之耆壽俊在厥服者而及其父母維時故漕運總督袁端敏公之母郭太夫人行年八十有四矣有 詔存問 御書懿榘頤齡四字賜其家海內稱述以為至榮逾十有三載太夫人年九十有七准故事計閏月為百歲河南巡撫以聞 詔曰年屆百

齡精神強固洵是熙朝人瑞下禮部旌賞如例於是文
孫筱陶詹事移書中外知交具事實徵詩文禮曰古者
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其斯之謂與海內士大夫
善頌善禱比物荃孫連類能鸞爾爾皇皇極天下之大
觀拙與詹事同歲成進士誼不能無言而聞見偏儉文
辭儉陋又不知所以為言乃竊從　文廟御書懿
絜頤齡四字敬繹其義而慨然曰至乎哉　顯皇
帝之與天合靈符先天而天弗違也在禮百歲曰期頤
然則太夫人之年登百歲　顯皇帝知之矣故以
頤齡二字錫之也古人多大年往往有至百歲以上者

傳稱召公百八十歲殷高宗周穆王皆百三四十歲而自百年以上不更爲之名則皆以期頤統之亦猶自始生至十九皆曰幼也百年者壽之大齊太夫人已符其數過此以往二十年而甲子再周又二十年而古稀再屆進而上之至百八十歲爲巾幗中之召公安神閒房飲食頤頤無不可以頤齡稱也雖然頤齡由於懿榘太夫人之頤齡信有徵矣其懿榘可得聞歟曰太夫人之在母氏也年未十齡值歲大無即能佐家人煮糜鬻級衣襦以施貧者及歸贈光祿公事尊章以孝處築里以和御臧甬以寬而有制待鄰里鄉黨以仁道光二十六

年中州大旱端敏公時官京師太夫人命出白金千兩爲之倡於是鄉人士君子官京師者咸效之得金萬由戸部下河南奏庶粜食鮮食同鄉官之醵金助未籍賑自此始也咸豐六年頂城大饑族有不能舉火者五十餘家月饋之粟又煮粥於路待餓者而食之人一盂前子云美意延年茲非太夫人頤齡之所自致乎雖然懿則懿矣猶非其縈之大者太夫人之落落大節則在視

國事如家事勉其子若孫以移孝作忠而爲中興大局之所倚賴咸豐間羣盜磐牙遠者自五嶺外近者自兩河間所在蠭起端敏公佩使者印督師於皖太夫人

寓書戒勉甚切公嘗乞假歸省太夫人惟閒軍中疾苦剿撫次第不及其他歲在丙辰太夫人年八十矣設帨之日以軍事孔亟戒勿稱觴以書諭端敏公曰聞捷音勝聞祝嘏也端敏公念　天子憂勤之意又感慈母之拳拳景思內照英風外發龍驤鳳矯掃清逋殘俘其名賊克其崇墉臨淮鳳陽以次收復太夫人又以所居項城當蒙亳西面皖北之賊出入恆於斯命諸子諸孫用搏力之法捍禦鄉里郛其野以守鼓其民以戰每寇至諸孫年十五以上能執干戈者咸列陴睨閒賊往往衂而去用是寇在其垣耕稼無廢縣歷年歲元氣不傷

中州者畿輔之門戶也中州安而畿輔亦安功在一方
事關大局太夫人之懿榘茲爲尤矣彼嗚以詞臣起家
累參軍事又奉　詔駐關中治西征糧食資糧屏儲無
闕於供士馬飽騰黍隴底定自茲以往滅烽卧鼓九服
清怡使粒食之民黎也晏也亨泰和之福太夫人教忠
之蘊至是而大恩矣惟　文宗顯皇帝至誠如神
以太夫人之懿榘下太夫人之願齡用是行懿榘願齡
之賜太夫人誥承　天眷徐福貞貞來可限量範堅
之法太元曰古者天子世孝天瑞之鼎諸侯世孝天子
鑄鼎以賜之　今天子敬奉　兩宮皇太后坰

輿彩仗祇詒慈宮蒸蒸至孝洞三光而貫几幽鉤鈐明延嘉生受天之瑞昭昭矣太夫人生舒長之日登期頤之壽筱陽疏闢於　朝乞歸爲太夫人壽是合於古者諸侯世孝天子賜鼎之禮樾故舉懿渠頤齡四字敬繹其義而敷陳之他日鑄爲鼎鐘紀　恩榮而蘄眉壽其有取乎斯義歟

其二　爲衞靜瀾廉訪作

同治建元之十有三載爲　聖天子親政後初啓元日令辰是歲恭逢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四旬萬壽爰乃涓吉大號宣親親之賢賢縟儀旣登鴻釐大

來維時鈎鈐明延嘉生蒼烏見而海內士大夫家亦往往有眉黎之壽揚其蹟於 朝聽特加異數者二人一爲李大司空母姚氏一即太夫人也李母年逾八秩而太夫人則行年滿百尤爲曠古所希聞而當代所僅見此 聖天子睿感通寰孝思浹宙之徵而亦兩宮皇太后泰元神筴永永無極之符應也於是河南巡撫上言宜加優禮用彰人瑞 帝曰俞哉其應得賞賚之典禮部以聞特賜 御書額一方以介大年示優寵禮也先是咸豐十年太夫人年八十有四

敕頒御書懿緐頤齡四字賜其家及同治六年復以

壽逾九旬

今天子賜以御書彤管揚輝四字至是

天章三錫昭回雲漢四方士仁游鳴珂之里登晝錦之堂莫不黎收而拜曰楊子有云金齒鐵牙壽考宜家其太夫人之謂乎雖然嘗聞徐幹中論之論壽矣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太夫人遭逢

聖世吟德懷初其王澤之壽優渥若此寶書文冊錫自

天府善頌善禱徧於藝林其聲聞之壽彪炳若彼益亦竊其致此之原而推其所謂行仁之壽乎榮光幸同鄉里竊聞其略敬爲諸君子揚扢而陳之方太夫人之在母氏也値歲大無時年未十歲即佐家人煮糜踏縫

衣禱爲濟貧事其來歸也事君舅君姑以孝處先後宛若以祖及贈光祿公捐館舍諸孤稚幼太夫人朝夕悉憫之曰爾父讀書未竟其志而歿爾等不能承先志是不子也於是豐學脩腆脩脯聘名師禮賢者命諸子從之游晚自塾歸猶燃燈自課之閉廬精誦丙夜未休諸子稟承慈訓朝益暮習枕經藉書力在庠序聞已蔚然爲遠近師表交道光初河決大梁長君松嚴公以校官奉檄搶版築事露立風雨中晝夜不息或勸少休曰毋避勞苦吾毋教也三子枏次公爲禹州訓導以身爲教士民景從寇至佐有司捍禦危城咸倚爲重後卒於官巷

哭罷市謳思邪褒蓋亦母教也若夫德業事功震鑠今
古海內戶知之者實惟端敏公太夫人汝子也方居臺
諫時亢聲動天下曾被　詔誥問公颺言於朝稱不敢
負老母然則陶歐偉望實有自來已上達　九重清
聽矣洪惟我　國家建立四維中參成位承平既久理
大物博至咸豐間孽盜萌芽猰㺄鑿齒之倫如猬毛而
起遠者自五嶺外近者自兩河間趁譚猭擛延易乎常
羊之維是時端敏公久居言路執憲轂下臺閣生風譽
謂之誠無媿黯鮑　文廟知其忠誠可屬大事命
督師皖北太夫人寓書訓之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

之當行以不嗜殺人之心殲厥巨魁脅從罔治則其黨渙散羣盜自平端敏公奉大夫人教弗迸克齊蘇刃者死順刃者生以故動如雷霆發如風雨莫當其前莫蓋其後旗旛首途郊壘疊卷向之驕賊蠭爲蠹虵巨雄者至是皆畏罪齊燭爲僵而獸斃露布上陳 璽書褒美眞拜公漕運總督 欽差大臣論者謂爲姦戔猶稟於 廟謨者遠也義在仁育得之慈教者深也厥後端敏公撫守臨淮當南北要衝忠誠慷慨在險彌亮貴謀賊賊與賊相持食少事煩擳恭盡瘁太夫人以國步之孔艱也戎事之來集也上念 天子宵旰之

憂勤下念端敏未竟之志日以成父志報　國恩爲諸
孫勗筱鳴同年起家詞林以禁中頗牧出而宣力四方
先後參李肅毅伯左恪靖伯軍事旋奉　命治關中軍
餉秦黔底定厥功偉焉自兹以往乾亨坤慶九服淸怡
丹寘投鋒靑徼釋警定三革而偃五兵驅一世之民躋
之仁壽之域以副　朝廷之隆遇而慰端敏之遺意太
夫人於此可以欣然進一觴矣其生平節儉從然嗇於
自奉惟以利物濟人爲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病者藥
之物故者稱之陰行其德不可更僕數而落落大者則
有二端道光甲辰之歲黃流溢於中牟波及於巫城民

用蕩析離居不遑啓處端敏公時官京師太夫人命出白金二千兩爲之倡於是鄉人士君子官京師者畢出金得金萬出戸部下河南助民糧食遠近慕義傳爲美談嗣後各行省有偏災同鄉京官醵金以賑自太夫人始此一事也非直鄉里之福天下郡國徧受其賜檀弓物始君子美之是爲一大端項居蒙亳之西皖之賊出於斯入於斯無定蹤太夫人命四子偕軒公及諸孫受臣司馬篤臣觀察團民兵築保城人爲戰家爲守每遇警諸孫年十五以上能執兵者咸登陴與邱民同甘苦故被賊雖久而民開耕鑿無廢且扼賊蹤使不得大逞

草薙禽獮卒歸於盡兩河安而畿輔亦安矣此一事也
雖功在梓桑而有關全局是爲一大端其他珍禕懿鑠
之行不可勝書宜其曼齡綏福神明不衰靈睍畢甄家
門鼎盛有孫十人曾孫十有二人太夫人扶靈壽之杖
被只孫之服課孫曾讀書與曩時課諸子無異後福貞
貞未可限量由百歲而甲子兩周古稀再屆其仰承
兩宮皇太后之慈福而被　天子之寵光者行
見祥圖瑞史大書特書不一書又豈止期頤之慶而已
乎王充曰太平之世多長壽此太夫人之遭於時者也
揚子雲論壽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此太夫人之修於

身者也衆光服官吳下不得絫耩登堂奉觴稱賤子上壽而微獻此一言以侑春酒雖詞旨淺澥未足揄揚盛美然以熙朝盛瑞歸本於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效海內士大夫嘗以爲知言也

趙母蔣太恭人八十壽序

同治建元之十有二載天子方敬奉兩宮皇太后珮輿彩仗鳴玉蒸庭於是鉤鈐明蒼烏見海內士大夫家亦往往有爲壽之母殆所謂睿感遹禀孝思浹宙者乎同時徵文於樾以壽其親者二家一爲袁筱塢詹事之祖母郭太夫人其一卽太恭人也袁母年屆

百齡僉事以聞於　天子得褒揚之盛典而太恭人則五代一堂準功令亦在　慶賞之例哲嗣雨田大令方官吳下敬請於大中丞上其事於　朝璽書褒美恩禮有加然則此兩家之壽母皆尟有倫比非尋常眉黎耈鮐者儔也或謂袁母以端敏爲之子僉事爲之孫顯庸光大似視太太恭人爲優樾竊謂是非可以優劣論者夫華鈫寶鎭外觀之耀也金友玉昆人倫之盛也袁母雖享大年而端敏諸昆弟已不獲侍盤匜之側矣太恭人所生三子長即雨田次爲某甫別駕三爲某甫貳尹並以通材偉識馳譽當時有長離鸑鷟鵷雛之目今者

不遠千里屆期畢集脩耩鞠跽奉觴上壽豈非吉祥之
盛事門庭之至榮以視袁母豈有孤歟樾處吳下得交
於爾田因得備聞太恭人之懿行而後歎天之降福非
偶然也太恭人之歸贈中憲公年甫十有九前室生丈
夫子三長次皆前卒三爲式如少府亦未成立太恭人
法鳲鳩均平之德撫之如已出有梓潼李姜之風幼則
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諸子率教戚黨稱賢贈公爲
山陰名諸生一第之俊也試於鄉者二十有二次文章
爾雅屢與舉元薦凱之數而沈汪淪珠卒未一登天府
家居以文學教授戶外屨滿四方秀艾挾冊負笈諷誦

相摩注弟子籍者數百人其門下諸生多掇巍科躋顯仕而鏟跡銷聲角巾終老唐人所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猶灌園其斯之謂歟太恭人淑慎其躬不以窮通得喪幾微見顏面其接物也平以和其治家也嚴以整性又好施與樂善不倦用能上以佐成夫子之名下以垂裕後昆雲搏水擊鬱爲鼎門非德厚慶鍾安能致此今式如雖已下世而膝下子若孫森然玉立且有曾孫於太恭人爲元孫此五代同堂之慶所由來也其所生君子女五人皆適良與之家歲時讌集中外孫曾瑤環瑜珥畢集於前太恭人顧而樂之欣然忘老今歲四月二十

行九日爲八秩設帨之期爾卅與諸兄諸子各自其游
宦之所乞假而歸歸則設羅氍布裡瑜陳六曲連環之
屏張九光雙花之鐙重樓疏室爛焉如錦又爲魚龍之
優兩晝夜以娛賓客所謂能竭其力者諸君有焉且聞
是日承太恭人教止用蔬食不事牲殺伊蒲之饌旣潔
且精楚楂胡靡以恭茶荈𥺌麰麥豉具有式法不啻游
護世之城而飫郇公之庖也楊子雲之論壽曰物以其
性人以其仁夫以太恭人之懿行重之以仁愛宜乎年
已大耋神明不衰由九十以至期頤殆可操券他日纘
袁母而以百齡蓮　　夭聽者必太恭人也

群觀唐中丞六十壽序 為應敏齋同年作

昔在咸豐之季大盜為封狐雄虺以薦食我黎甫寢於金陵蔓於天下維蘇維杭終受其毒而卒藉海上一彈丸之地旋乾轉坤繳大風而誅窫窳於是中興諸巨公勒功於景鐘紀名於彝器龍驤麟振論者比之唐之李郭而質時淵乎深思竊不禁慨然於我大中丞觀唐群公也方癸丑之歲公猶以前金山令需次吳中以籌餉為向忠武公所器蒙 文廟特恩越次而遷五馬適撫軍吉勇烈公駐軍上海聞公之名貽書向公求之向公未許也公因上海為海口門戶無上海是無門戶

也力請於向公率川勇千有五百赴滬蓋公之深識遠慮固知滬上一隅有關東南全局矣既至滬適有小營全軍十七營皆潰公所部三營堅壁不動吉公按視歎曰兵不在多在將得人耳事聞旋拜松江太守之命公之受

主知膺大任實基始於此已而蘇有潮勇之已汰者踞城外恣搖掠有司不能戢大吏知公才檄攝蘇州府事受事未二旬值中秋潛軍往捕之禽薙無遺蘇人始得安枕間至今三吳父老謳吟弗衰亦猶松江之人嘖嘖於公之單騎犒師也初公守松江值上海諸軍戕撤薄城下而過民情洶洶咸登陴軍譁且怒公

單騎出慰諭之始按隊去松江人繪圖紀其事是謂單
騎犒師云嗣是之後由太守而觀察而廉訪而方伯
特加巡撫銜勷理五口通商之事豐功偉績不可
勝書乃至庚申夏而金陵大營告潰矣公方駐上海議
外國互市事旋奉命遷巡撫權總督并攝　欽差
大臣當是時賊燄熾甚全局已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賊
以二十萬衆攻上海志必克城中羸卒無多不任戰居
民逃亡城爲之空或勸移駐江北公怒曰上海爲海口
門戶無上海是無門戶也誓與城俱存亡固守七晝夜
賊始解去嗟乎使當日公一動足則上海必陷於賊上

海陷於賊而軍餉無出文報不通從此蘇杭遂成絕域
巽日者雖有方叔名虎之臣李廣程不識之將其何所
託始以廓清江浙奏 中興之第一功哉此寶時
所以淵乎深思而慨然於我公也旣而調巡撫專治
通商於壬戌之春奉 命入都 兩宮召見
慰勞有加 特命署禮部左侍郎旋授工部右侍
郎充總理各國大臣公由縣令起家十年之間外至督
撫內涖卿貳聳高蟬而躡武帳回豐貂而步文昌遭際
之盛千載一時俄而引疾歸旋抗陳情之疏角巾野服
蕭然自得消搖乎桑梓之間倘徉於伏臘之會或經歲

不入城市而鄉里善舉悉躬倡之訓諸子曰儉刻二字所宜明辨處已宜儉待人戒刻諸公子各能稟承家學有聞於時綴紐雲臺彤綴天閣海內榮之實時事公久承公知遇最深嘗官軍收復松江時列名薦牘遷直隸州牧綴翠羽於冠至今戴德焉今歲爲公六十攬揆之辰不敢以常詞爲壽輒述公之治績有關於 聖
朝中興之大局者爲公侑一觴想海內知言之士必不河漢斯言也

瀏子範太子六十壽序

同治十有二年 天子親政既逾歲益勤於庶事方

諮民瘼課吏治以應中興景運適有客自蜀來以夔州
太守子範觀察政績徵求詩文余得而讀之歎曰昔人
有言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安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
悅君之治行無愧龔黃　天子或法漢廷故事增秩
賜金璽書褒美公卿有缺即以補之君其首選乎夫夔
之相去遠矣君所以治夔者余雖聞其略未得其詳然
吳固君之舊治也而余則吳下之賓氓也方君宰長洲
守蘇州余皆廁吳趨杜門息轍不與聞外事然言君之
善政者旦暮溢吾耳市之人告曰降寇散卒驛騷於衢
君執而戮之矣野之人告曰驛路虓虎若平治之矣橋

梁撓傾君營建之矣河渠壅塞君疏濬之矣岸之人告曰先賢之祠墓已繕完生徒之講舍已修葺凡名流之故蹟及匹夫匹婦義烈之遺風流韵已表彰矣而畝之人告曰吾儕小人輸粟於倉向苦不足今有嬴餘負而歸矣縉紳之徒告曰某某之獄糾纏數十年今片言而決矣某也某也以冤獄株連今扶老攜幼而歸矣某也非官與牢盆而擅鹽官之利捕之急則自刃見今竿其首於郊矣屨縷之氓告曰吾無食官與吾粟也吾無衣官與吾帛也窮巷之婦女告曰吾無夫無所依官設淸節堂吾往依之也吾有子未出痘官設牛痘局吾往就

之求種痘也噫君之善政何其衆歟亦有謗者曰吾邑納糧舊有大小戶之別小戶重而大戶輕由來久矣今乃一之何也識者曰此君之持正也考之周禮雖有士田之名然在近郊之地同出什一之稅豈當有別乎又有謗者曰自來言道學者其居官所在必首禁妓今來聞焉何也識者曰此君之通達也昔齊高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盜欲立符伍王儉諫曰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深識宏論豈一孔之儒所能識乎君以明敏之才重之以練達故相國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倚君如左右手於是與識滕於野薦剡交於　朝其入

觀也君公勤容　天語褒寵　召對後六日即拜夔州太守之命中外驚詫以爲殊遇昔漢丙吉與魏相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其是之謂乎君之治夔雖道遠不能悉知然聞其創設書院修築隄岸積儲米穀勸課蠶桑則知其治夔也猶之治吳也余與令弟蔗農觀察甲辰之歲同舉於鄉故在吳下得時相過從既至夔猶時有書問往來今歲之春寄所刊帶耕堂時文二冊理法清真格律遒上猶見先正典型又寄判語一冊則皆昔年爲牧令時據情定斷援筆直書者也青錢學士龍筋鳳髓有此典雅無此雋永余爲弁言勸付

剞劂蓋雖山川悠遠而文字之交固不隔也歲之九月爲君六十稱慶之辰同鄉沈義民明府亦甲辰同年也向辱君知遇最厚因與余議所以爲壽者余曰君子贈人以言舍文字何以壽君哉且徵求詩文固君之雅意也余爲小文予其攜之郵寄蜀中以明吾兩人拳拳之意無日不在白鹽赤甲間亦猶君之不能忘吳中舊雨也夫以君之治行而又値　聖天子旰食宵衣勤求上理必將一歲九遷其官由觀察而陳臬開藩爲期非遠他日金符玉節重莅三吳余以吳下寄奴再陪觴詠其以君善政來告者必日益衆矣自七八十以至期頤

余之所以壽君者當更有進義民其執筆以待可也

金眉生康訪六十壽序

去歲爲眉生金君六十生辰余思爲小文以壽之而因循未果但和君晩菊詩四章聊侑一巵而已今年正月君來吳下出一巨編見示則皆海內士大夫以文壽君者也余受而讀之笑曰禮有之多文以爲富君可謂富矣雖然未足以盡君也諸君子之言雖皆臚列君一生行事然謂君長於治禺莢則唐之劉晏儗爲之矣謂君長於治河渠則漢之賈讓儗爲之矣謂君長於治餫饟則西漢之蕭何東漢之寇恂儗爲之矣安見君之坐前

而絶後哉然則將何以壽君曰余聞君今歲將游邏濱
創設同倫書院此黃帝以來所絶無之事意當時若風
后力牧之徒尚未足以辦此其大於前三事非止倍蓰
而已君嘗與余言其略同倫講院分十二門若經學若
史學若天文若地理若性理若典章下而至於詩賦時
文無不延訪名師分門教授而於東洋西洋諸大國中
擇其秀穎之士俾之自行束脩謁吾徒而來請讀中國
之書焉受中國之業焉烏呼豈非黃帝以來所絶無之
事乎考之紀載神農以上有大九州然則今所謂歐羅
巴利未亞諸洲神農以前固與吾中國通者也黃帝以

來不能及遠乃就一州之中畫爲九州而治之此外存而弗論雖堯舜之聖所治者冠帶之倫而已乃至今日而海外之州復與吾通颷輪往來視道若咫中國士夫見所未見棄所學而師之孔子曰學在四夷此固不足爲中國之辱雖然孟子不云乎吾聞出幽谷而遷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夫風會所開聖人不能止則與其化我而爲彼曷若化彼而爲我哉子思子作中庸論至聖之聲名施及蠻貊推之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竊謂自今以往更數百年必將如子思之言而未始非君同倫講

曉之說有以發其端造物者必將永君之年以成君之志然則君之眉壽無有害即於此舉操其券矣

張少渠五十壽序

予嘗將所居日讀先秦兩漢書至東漢人之書予皆喜讀之而獨不喜讀王充之論衡以爲有大謬於聖人者其書有福虛之篇大旨謂世人以爲受福者爲行善所致實則遭遇使然耳嗟夫福善禍淫聖人之所以爲教也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充之立言如此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張子少渠樂善不倦之君子也其婦爲余外姊之女在余婦則爲女兄之女

故相習也嘗有術者爲少渠推算行年謂曰四十有九當有大厄恆惴惴焉是歲適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必至滬瀆附火輪船以行有輪船曰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局之官附是船者二十餘人少渠初亦預焉忽有一輪船先福星二日而首途少渠乃捨而就之同襗之友咸摻其袪竟不爲止問其故不能言焉既行而風逆船遲於二十四日解維二十九日始抵丁沽至三月六日即其生日矣少渠之姊壻姚訪梅觀察官津門以其符大衍虛一之數潔尊爲壽有來告者曰福星輪船於二月廿二日沒於海矣一坐皆驚訪梅

乃手一樽以進曰始吾以此酒爲君壽今敢以此酒爲君賀也天佑善人固如是哉少渠甯歸爲余述其事余笑謂之曰子不福星子莫福星矣至今歲少渠年五十矣凡在親串例以詩文爲壽余亦不能不循世俗之禮因即書此言以詒之既使世人知天道福善之不爽用以折王充福虛之說而又勉少渠益勖於善將見自五十而至期頤受福更無量也

金廉訪夫人師夫人六十壽序

嘗讀北門之詩而有喟焉夫既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矣乃并其室中之人而不能相諒交讁也交摧也至女曰

雞鳴之詩則不然其夫若婦雞鳴而起弋鳧與雁相與為樂有酒肴之宜有琴瑟之好又能以雜佩佐其君子通殷勤於賢士大夫其夫賢矣其婦亦非常人也三代下是夫是婦吾見罕矣乃今得之於眉生廉訪與師夫人廉訪服官三十年免官以來二十餘年其名滿天下其文章經濟焜燿人閒自王公大臣以至兒童走卒無知不知皆曰眉生先生當代之魁士名人也至夫人則內言不出知者或尟余辱與廉訪遊又同居浙右故竊聞其略夫人爲韓城右姓祖若父皆顯宦也生而高賢姣孋習禮明詩學琴於胡知珠夫人兼長書畫然其在

室也惟助母氏庀家事不以才藝自多及歸康訪年二十一矣以不逮事姑爲恨每誦舊語之辭曰夫婦入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如其父遇先後宛若如其女昆弟康訪官河南食指數百三黨咸來就之一饘一粥無私焉下逮臧獲遇之如一門以內皆感而敬之小有不韙輒相戒曰夫人雖不言吾曹能無愧乎庚申之變奉其君舅渡海避寇闔門百口無一失所者及康訪以事去官居患難中夫人陽陽如平常中外依附者仍與同居不以盛衰而異生平豐於施人嗇於自奉四十年來未嘗獨裁一帛至今所曳婁者猶嫁時衣也夫人生女子子

七人中年郎爲廉訪納簉室得一子子之如己子見者不知非其所出也廉訪負經世大略喜談天下事有王景略陳同甫之風米鹽瑣屑固不甚措意夫人量入爲出防匱於豐故常綽然有餘使廉訪無內顧之憂得以縱遊山水徧交海內賢豪長者夫人佽助之益爲甚宏矣當廉訪半野樓落成以詩張之夫人及公子女公子更唱迭和流傳海內一門風雅望若神仙而讀夫人詩夷猶自得有詩人樂道忘饑之意彈琴詠風古之女士也視鷄鳴三章何愧哉異乎北門之詩矣余不才而廉訪頗不鄙棄於蘇於杭觴詠每語余自滬而杭必

取道魏塘消揚徵以待勿以風利不得泊為辭余敬諾之然則如余者固當在雜佩贈之之列夫人少廉訪二齡今年適當六十日耆之歲余可無一言為壽哉敬誦雞鳴三章為夫人壽即以為廉訪壽因思吾儕久謝軒冕世間榮落頗不以關懷惟名教樂地未肯多讓耳廉訪有此賢內助雖古北門之詩人亦當目羨且妒於千載之上況他人乎其何修而得此廉訪自號六幸翁夫人之賢乃其一大幸也歷數六幸而不及此負夫人之賢矣毛鄭說詩以兕觥為罰爵余援此例即借公子壻介壽之兕觥罰廉訪一兕觥壽

恩竹樵方伯六十壽序

昔孔門分政事文學爲二科然竊謂長於文學者容或不能政事而長於政事者未始不可以兼文學歐陽子言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此亦各從其重者言耳唐宋文人如韓蘇諸大家孰非盛代名臣即歐陽子亦豈專以文章見與寇萊公風節動一世而詩情清麗趙清獻立朝議論侃侃不阿而所爲詩亦諧婉多姿吟風弄月古人不廢爲君援筆賦梅花奚損廣平相業哉竹樵方伯恩公當代之鞞轔也自同治九年由奉天府尹拜蘇藩之　命其明年綠轓紺幰位至肯臺而

樾適爲吳下賓萌承公不我遐棄時相過從始以所著
南游集見示誦之清妙絕倫因次集中詩韵奉贈一律
是爲酬唱之始嗣後詩簡往返幾無虛日傳牋之使日
或再三遂有吳中唱和三集之刻傳誦藝林自是以來
公有所作必以示樾而樾偶爲詩歌亦必就而正焉文
字之交日以加密更唱迭和形跡兩忘溯公莅吳之年
與白香山之官蘇州刺史同爲五十四歲至是七易暑
寒而公則行年六十矣吳下士大夫與凡吾儕之寓於
吳者咸思以文爲壽乃皆就樾而謀謂樾固深知公者
也雖然樾之與公不過道義相切劘文章相討論至其

智名勇功高掌遠蹠爲　國家宣力四方者固未得覶其涯涘即其藩吳七載中間攝蘇撫者再攝漕督者一經文緯武造福三吳而楸杜門謝客聞見褊僿亦未能揚搉而陳之也其將何以壽公哉無已請就公之文章政績兩極其盛者言其大略焉公出蘇垣瓜爾佳氏爲昭代著姓道光初元公甫四齡已以任子讀中秘書及歲試列高第釋褐雲司有聲郎署繼而一麾出守典郡爲鄮閩旋由都轉而陳臬於皖是時大盜磐牙所在皆有公嘗出鋭師扼之烏江再戰再勝以視世之嘆咄宿將亦無媿焉及其綜理儲胥統籌全局危言深論感動

朝聽雖坐趕右遷嶽嶽然不爲之動公之節概上姚
古人豈猶夫突梯滑稽脂韋絜楹者乎同治之初蹶而
復起旋有尹京作謝之　命濟陽爲我　朝豐沛之邑
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公在任六載政簡刑清遂以大治
天子知其才擢拜蘇藩下車以來民安其政士服其教
僚友稱其仁恕守令感其寬和盜不務爲察察之政赫
赫之功而務於瘡痍之後彫敝之餘與民休息以復其
元氣史稱謝芳明深達政體闊略苛細又稱王宏斟酌
時宜每存優允公之謂矣政理之暇酷探騷雅發爲詩
歌夏寒玉之清韻揚天葩之奇芬乎定其詩十卷曰承

恩堂集詞一卷曰蘊蘭吟館詩餘昌黎有言餘事作詩人公則以政之餘作詩詩之餘作詞而三者皆能獵微窮精捽常取特異夫世之野麋蒙象者殆其稟受有獨優乎楊德祖云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頌索所當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觀於公而益信矣予其壺交游篤風義憐才愛士不殊存歿在京師時與曹艮甫觀察同官相善也及以廉訪使駐合肥又善於徐君務庵兩君皆前卒乃取其遺詩手校付梓俾淪玉沈珠卒顯於世其用心可謂厚矣楊子曰我心孔碩乃後有鑠公宅心寬博祥源福緒如日方升今歲之秋將以三年述職

入覲京師　天子知人善任必將有不次之擢封疆節鉞固在意計中不必以風語華言瀆陳於公之側也惟拋以江湖勢叟自忘疏賤雲鵬鷦鷯相與論交七載周旋亦不異曩之蓬杜矣當公六十稱觴之日不敢以常詞爲侑而惟舉公文章政績之卓然者粗述大端以明聖門政事文學兩科未始不可合而爲一而歐陽子之言猶未爲定論也公其听然而一笑乎

其二　爲吳子健中丞作

皇帝御極之三年氣調而時豫均禧於九垓星紀之野燦如晏如竹樵方伯以三年述職之期拜疏於　朝顧

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優詔許焉先是廉訪勅
君亦請入覲行有日矣元炳乃與制府上言請暫留方
伯以待廉訪之還　制曰可維時斗南中繩九暑乃至
考之管子夏之日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稽之漢制伏
日不干他事謂之伏閉方流金鑠石之時簿書小簡方
伯既未首塗清簟疏簾綸巾羽扇頤性養壽無廢嘯歌
而是歲太歲在疆梧汭漢距嵩生嶽降之年甲子一周
矣六月乙未拔憲書爲聖心守日最吉之辰則方伯生
日也凡在寮寀僉謀所以爲壽珠零錦燦華藻雲飛而
屬元炳以一言爲之喤引楊子云翕其羽朋友助也元

炳幸與同官深得俞珝之助易美金蘭詩詠百朋其敢以不文辭哉竊嘗淵淵深思自古迨期立象之世將模虙犧虞齊烈平羲農必有名宗塈姓鼎族高門為海內冠冕者晉稱王謝唐稱衛盧世家喬木為時所重方伯出蘇垣瓜爾佳氏車侯累將世為右姓蟬冕交映台袞相襲斯固

昭代之王謝崔盧也故在勝帶之初已以任子荷

天之寵及歲與試屢居高等

詔以文職用內歷爽鳩之職外剖銅虎之符翠羽之山夾谷之臺皁旗從臨不謝而治俄權安徽按察使兩淛潛條兼總儲胥方是時大盜為封狐雄虺眈睨諸爾所在皆是方伯

雨以銳卒勝之烏江　帝用嘉焉錫以孔鳥之羽用焜燿乎共冠蓋金符玉節儲以有待矣方伯峨然守正直而不阿無蓬轉隨衆之心有赤石不奪之節懋勞褒之不給感時事之多艱危言高論忠憤激發舉朝動容海內想望雖坐此下除然光名滿天下矣同治建元之初朝論以方伯文通武達宜蒙抽擢併復雁門之躋蜚飛景拔高步雲衢仍由都轉而廉訪光復其初方伯寵辱不驚逌然任運奪戟遷務喜愠兩忘古人之風不可及也　昭代龍興之地實惟瀋陽濱海而迴混同東注體大物博是曰陪京方伯拜師尹帝鄉之　命握區麟符

者首尾六年尋三河之舊壤訪四樓之遺址登唐宗駐蹕之山尋仙人對奕之秤政簡刑清觴詠閒作古稱前尹赫赫後尹熙熙方伯以一身兼之矣吳會者海內之名區東南一大都會也財賦之盛甲於天下非有體國經野之才不能班條理務類若畫一　天子以為州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燕滌之劇宜得其人特降　璽書九命作伯震鞞鼓建朱節雙旗六纛翩然南來至則宣布德意搜揚人物完殘舊怯皆有條理和調而不緣深益而不苛政事之暇輒從魁士名人游與之更唱迭和有古人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之意殆所稱化洽行春風

澄坐嘯者乎中間攝漕督者一攝蘇撫者再威騰乎閫外禮綍乎區中遵五逆四務崇寬大元炳承之於斯每檢故牘所謂舊令尹之政猶可按也方今　天子旌賢寶臣知人善任近者獻其明達者通其聰方伯起金張之族膺柱石之倚稱譽蜚語流於朝聽不次之遷可豫卜矣與日玉露金風商秋應候碧油紅旆恭詣　闕廷華林備僚延英召對古周易之三接遵漢法之四見上奏治平之策下陳方俗之宜　天子嘉之必將擢居外相宏總上流稽名勇功從此其隆隆日上乎元炳忝撫三吳與方伯晨夕過從先趨後息藉以匡其不逮當茲

覽揆之辰矣可無一言以爲壽然而切入不媚信言不美飛蓬之間不在所賓則几瓌璋速狎之辭固未足以陳於前矣其何說於處此竊意方伯深於詩者也謹爲誦詩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請以祝延長而祈綏緒又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是則路車乘馬君子來朝湛露彤弓自天申命又可於此徵之也

其三 代作

昭代龍興遴左襲九歎重九數神合乎太乙一時蕭曹房杜之元臣衛霍韓耿之宿將各樹閥閱傳子孫鼎族

高門軒冕相襲而蘇壇瓜爾佳氏尤爲著姓蓋金之諸
班元之怯薛重侯累將世濟其美古稱金張世族袁楊
鼎貴不能踰也竹樵方伯恩公以名宗望族爲天下甲
門武達文通源淵有自生而數齡郎以名公孫拜道光
初元　恩詔瑤環瑜珥蘭茁其牙而已以虎門胄子
與青領之生同受上庠誨訓所謂玉映觿辰蘭芬綺歲
者與及歲就試掞辭文雅之場環珞藻繪之府高文典
冊揚班之儔羣公嗟歎以高第奏御　詔用京職懷香
握蘭翹翔廊閣依光日月上應列星白雲之司古稱司
憲　國家明刑弼教尤重其選公居郎署執憲詳平參

處法意至析秋豪而雷霆之震仍合仁恕遊邇疑讞平決攸歸殆所稱張于二氏陳郭兩族決獄無冤慶貽枝裔者乎大稽百憲積優成敗　帝用嘉焉乃錫以銅虎竹使之符俾典大郡初莅沂州禹貢徐州之域古齊魯莒三國地也登蒙羽之山訪鄒嶧之域宣風展義民大和會於是依流平進移守濟南夾谷之臺想宣尼之遺跡伏鄭之祠尋漢儒之故里公之德業從此遠矣煉玉量珠典司禺筴　朝議旋以爽鳩舊屬俾陳臬於皖而是時大盜起於粵西絳頭毛面之屬所在有之公兩以精士揀材多力五百利距三千扼之烏江之滸午其

將取其軍若撥𧝂然古有一日而破十二壘三門而九捷者練迹校名亦無讓焉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楨幹芻茭魯公中儆資糧扉屨陳鄭疲焉公既任儲胥之重感苛事之艱自以受　國厚恩世家喬木休戚共之不敢以劉勝寒蟬委蛇隨俗讀集中詩有曰萬竈無烟倉無粟戰馬哀嘶僵四足朝發封奏達　九重隻手上撼天門哭其意氣忼慷忠義奮發握蛇騎虎不避艱難可以想見矣張蒼左遷汲黯中廢逌然任運無失其常同治之初　天子有故舊不遺之意仍還公豸殊階榮級視昔有加爰有奉天府尹之　命其地爲我　朝豐

沛邑長白之山鴨綠之水乃　聖清神游福緒之所鍾山風俗敦龐山川雄秀公雍容坐鎮歲稔民和因與二三僚友張銷寒之會攄懷古之情凡永祚之宮熏風之殿覽秀之亭誓師之臺望古遙集逸興遄飛登高而賦固大夫九能之一而其政簡刑清亦可驗矣三吳財賦甲於天下地大物博紱冕所與方牧之寄　廟堂重之公九命作伯金符玉節翩然南來佐臨吳會東南當大亂之後民困未蘇公下車以來宣　朝廷德意務與父老休養生息不以苛細爲事不以操切求功禁罔闊疏風積清簡中間攝蘇撫者再攝漕督者一曹撫

畱事神無滯用疏簾清簟不廢嘯歌與吳下諸名流唱姸酬麗積成篇帙非劉興長才裴邈清才兼而有之其能若是乎今歲爲三載述職之期疏請入覲　優詔許焉九和時節西灝沆傷將以秋請之禮乘胡車詣闕下嘉謨嘉猷揚扢而陳之　天子素知公才必有不次之擢焉燧之總十連陶侃之督八州不在指顧間乎其在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之所以興也及東周之衰吉甫申伯之後皆不克紹先世之美論者惜焉我　國家重熙累洽浸仁沐義故家遺俗光澡不渝方雅之族勳賢之里稟仰太和枝附

葉著爵位嬋連台衮相襲公以任子起家而功名之盛彪炳一時華藻雲飛鬱爲文棟此固間氣所鍾而益足以徵　聖朝源遠流長繩繩未艾詩所謂不顯亦世者可以此觀之也是歲六月其日乙未爲公六十懸弧之慶凡銅墨下吏仰盛德之光而戴二天之庇者咸願以一樽爲壽而屬某以文侑之夫支離曼衍之詞金箱玉笈之記非可陳於大君子之前也敢以野人之贊言粗述公文章勳業之盛美而推本所由不特祝公之富貴壽考媲美汾陽且以卜我　國家之翔禨集嘏篤祉發祥永永年代麟儀儀而鳳師師建中和之極無疆惟

休也立言之君子儻有取乎

其四

嘗讀南山有臺之詩矣其首章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詞美其旨永夫亦可以無加矣乃必衍之而至於五章則不過變文以協韵而初無加乎首章之意無乃可已而不已歟曰古人之愛敬其人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歎淫泆之所以見其愛敬之深而不自知語之緟意之複也豈獨南山有臺之詩凡詩人之詞類然而樾今者之壽竹樵方伯則有合乎詩人之義歲在

彊梧汭漢月在閏且其日乙未為公六旬覽揆之辰樾既為文以壽之又譜長壽仙小詞一闋書齊紈以獻焉區區之忱所謂善頌而善禱者如祖約之賦終宥其意盡矣而諸君子之宦游於吳者仰下風而望餘光咸欲以一樽效詩人稱彼兕觥之意而屬樾侑之以文樾笑曰余既賦南山有臺之首章矣又將賦其二章乎雖然古人之愛敬其人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歎淫泆之則樾之於公雖至再至三詎固不得而辭夫樾之得交於公交於詩也以文為壽不如即以公之詩為壽嘗受公全集而讀之矣讀綠鈞仙館吟

草春柳秋柳諸作風神絕世想見公三五少年時蘭芬玉映王謝佳子弟也讀兩鴻小草抒寫胸臆不假塗澤憶京華之舊游尋歷下之勝迹想見公一麾出守政儕刑清古之循吏即詩人也讀臨淮江上錄及壽陽行役集多即事感懷之作其時盜賊蜂起東南淪陷公以世臣受　恩深重故見之歌詠者有杜少陵感時花濺淚之意如云歲月隨流水干戈遍海天又云淮皖幾曾弭淨土干戈何日解征衣懷抱可見矣讀歸里集及疏香小園集時公以抗言時事　朝議左遷在他人必有不能釋然者公角巾歸第怡然自得閒詠菊之社賦鉶

寒之詩春宵花月之吟城東九秋之詠平章風月管領烟霞幾欲與樂天天隨諸公平分半席若忘前此之金戈鐵馬焉　國家宣力四方者益其智深勇沈謂之耆愈厚而用之者將愈遠矣讀灤水重游集則公蹶而復起時所作也有酬李純客七古一章忠義激發慨然有攬轡登車澄清四海之志讀嘉禾堂集則公尹奉天時所作也其地爲我　朝豐沛之邑山川雄秀風俗善良公坐鎮陪京不勞而理訪四樓之遺蹟經五國之故城集中所謂衙齋餘暇會詩友追蹤元白揚風騷者極一時文酒讌游之盛焉嗣是爲貞白堂集則公蕭蘇以後

之詩而荷芳坐嘯集又奉　命攝漕督在淮上所爲詩
也勳業益隆而詩格亦進而日上樾與公交自辛未歲
始時公初蒞蘇臺行年五十有四與白香山太傅初任
蘇州刺史年齒適同至于今茲七易寒暑矣唱和之作
別爲一編不入貞白堂集蓋此數歲中詩筒往返無月
無之而公所著承恩堂詩集固日在案頭也故承諸君
子之屬而即以公之詩爲稱觴之助斯固樾之志於藏
拙哉公承　天子知遇勳名爵位如日方升而詩亦必
一官一集有加而無已自七八十以至期頤諸君子苟
徵余文樾取之大集滿新無窮視南山有臺之詩變文

協韻五章而仍如一章者或轉勝之乎

沈母李氏蔣氏兩夫人壽序

光緒建元之三年　天子方受學綠圖問道柏招未親庶政　兩宮皇太后內持維外紐綱向天下爲一家稱之前史母后臨朝自漢和熹至宋宣仁代有其事然未有　兩宮並聖姚臺姒嵯巍巍比崇如今日者也　天子琱輿彩仗祗詣慈宮尊服燕燕奉承洪業於是鼎大可觴君爲見而延蒞生織女明而鉤鈐耀一時士大夫家咸有壽母之慶所謂壽治祥流雲蒸川增者歟而書森觀察覽其僉友玉昆適爲尊慈

兩太夫人合而稱眉壽之觴恭兩太夫人者方今之鍾郝古所稱先後宛若也金罍兕觥同時並舉左篪而右笙左麟而右鳳此尤聖世之祥　兩宮皇太后曼福駢齡之兆矣凡獲交於觀察昆仲者莫不披華啓秀傾液漱芳以將其善頌善禱之意而屬樾以一言為乘韋之先緬維先太夫人以嘉慶丙子領鄉薦於秀水沈氏有同歲生二其一為尊門公同列賢書其一為蓮溪公以優行貢成均兩太夫人即兩公之德配也樾以乍家子姓絡繹而拜堂下敢以謭陋辭哉竊嘗讀其益史於兩太夫人珍藏懿鑠之大者有以得其都較今者悄悄

醧醼酬醋無譁敬誦揚扢而陳之惟李太夫人之歸蓮溪公也公方以名進士官比部京朝官食玉而炊桂自昔難之太夫人匪儆有無騐人爲出上以奉君姑外以佐夫子秩秩如也蓮溪公出守京江旋移秣陵太夫人皆從之官馭下以寬持躬以儉內政井然胥不聆飾蓮溪公無內顧憂循聲大起遷淮徐觀察使者行且大用矣以病免歸文史自娛優游終老皆太夫人襄助之功也至蔣太夫人之歸雲門公也公時甫舉於鄉書生門戶清寒如舊而蔣故素封漿酒藿肉把珠戴金太夫人旣來歸則屏去珍髢躬操井臼有桓少君之風焉雲門

公官樂淸敎諭儒官淸苦惟以琴劍自隨太夫人不從之官家居十餘年樅無新衣餕無舊蓄而接遇族姻撫御臧甬一以寬厚爲本內外無閒言古稱富而能貧儉而能廣太夫人之謂矣兩太夫人皆能以令德相其夫及其繼也又皆能以懿矩教其子諸子亦能敬承家學雲搏水擊勃然而起書森䂓叅嘗爲姑蘇太守有政聲寅甫大令奉檄滬上亦以幹局稱達夫子美兩孝廉於庚午之歲同舉於鄉以天府賢能之書爲賈氏連珠李氏花萼之集士林傳述以爲美談此外三筆六詩外朗內潤酪酥醍醐並有令譽所謂謝有覽舉王有饔恒復

見於今矣至于列孫行者二十有四人列曾孫行者十人鷄鳴盥漱咸至寢門幾如郭令公之於羣孫不盡能辨頷之而已其大者崢嶸見頭角今歲有應童子試而冠其軍者觀察公子也兩太夫人之教至是而益遠矣先是李太夫人居京師而蔣太夫人家居初未謀面及中年以後乃始同居里閈歡然如女兄弟已而遭庚申辛酉之亂避居海鹽之澉浦崎嶇轉徙而達申江翁相依如左右手蓮溪公始無子以雪門公長子爲子即書森觀察也故觀察事兩太夫人如一諸子諸孫亦事之如一兩太夫人安神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含飴弄

孫頤性養壽樂可知也又皆耽禪悅樂無事清簟疏簾
閉焚香靜坐手牟尼珠口伊蒲饌六鑿之擾不足以滑
和不入於靈府怕然無慼體氣和平兩太夫人之由八
九十而期頤爲　熙朝人瑞可於此卜矣今歲五月
爲李太夫人設帨之辰行年七十而蔣太夫人又十年
以長屆八十常珍之歲三月上浣其生日也櫬蔡昆仲
諏八月之吉爲兩太夫人壽是月也金風屆節玉露啟
塗一年景物之美無逾斯時於以祝延長而祈綿緡不
其美歟樾忝嘉慶丙子至今六十有二年矣先大夫同
譜之友晨星寥落而兩太夫人康彊逢吉神明不衰且

吾母今歲亦年逾九十矣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此非樾與觀察昆仲所嘗其勉者乎故承諸君子之屬不敢以辭又不敢以常詞進輒爲誦束廣微南陔之詩曰馨爾夕膳絜爾晨餐願爲兩太夫人侑一觴更誦其卒章曰勗增爾虔以介丕祉則又祝兩太夫人祥源福緒如日方升而觀察昆仲名位亦隆隆日上與日以一品百齡之兩壽母恭逢

兩宮皇太后萬壽

慶典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錫類推恩必有鑾壽土尊之賜樾嘗史氏也又將執筆而紀其盛矣

樊母余太夫人七十壽序

著雍攝提格之歲方春始和余在吳下曲園冢婦樊請於余曰吾母今歲行年七十矣遠在黔中不克奉春酒介眉壽區區之意冀得大人一言增榮益譽以爲光華可乎余曰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冊固有識者所嗤鄙余切人不媚非所願也爾欲有言願聞其略婦乃舉其珍衞懿鑠者於朝夕佐餕之餘畢言於余余歎曰允若茲所謂式勝清懿者矣乃撰次其言命兒子紹棻書之以獻焉維太夫人之歸我親家王農部轉也年甫十有七家故累封食指繁總總然太夫人處之裕如鉅細咸舉一門少長無閒言事其姑尤得其歡心歲在辛

卯都轉公舉於鄉旋選授河南中牟令太夫人主內政
以儉助廉故都轉公循聲大起由邑令而秉牧而緒都
轉又積功加鹽運使銜　錫以孔翠之羽用飾其冠當
是時羣盜如牛毛起於皖豫之閒邊邐猖獗所至騷然
都轉公守河南郡力扼虎牢之險以為洛陽右與賊相
持於役之巖險而郡中訛言寇且至左右請出城避之
太夫人恢不可傳太守教命門者屏出居民簡民之壯
者諭以大義使助官兵登陴人心大定賊亦旋為都轉
公擊退是役也微太夫人有定力一舉足則城中不逞
之徒且乘閒起都轉公兵懸於外不能反顧伊洛之防

危矣其時鄂之被兵尤甚族人皆走中州太夫人戚厚遇之若從子若從子婦若從子之子與婦資糧焉扉屨焉兒童之禮嫡婦女之繈結凡有所需罔弗具歷六年之久無缺而太夫人之簪珥之衣帔盡付質庫矣及都轉公歸道川太夫人家居益好施與親族待以舉火者數家其幼稚不能成立者招至家或使之讀或使之學賈於外歲庚午鄂大水耕時舉廢歲所入穀不足以食一歲太夫人曰塗有餓莩吾豈忍獨飽命諸子糴鄉里之無食者計大小口而授之食賴全活者無算爲諸公子守都轉公家學又稟承太夫人之教克自樹立後先

兢爽讓村觀察荊林太守粤樓方伯稚農比部金友玉昆聯映於時所謂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也雲嶠郡丞郎卑世然有子克家且抱孫矣粤樓官黔久有文武幹用大府引重以公才公望期之太夫人於丙子之冬御安輿來黔戟浮南明之河而望銅鼓之山黔中士女羅拜車下瞻望慈容祭獻而且忭今茲春日載陽風和氣暖讓村諸君綵服媥燗惻腔上壽有孫四人曾孫一人瑤環瑜珥蘭茁其芽太夫人顧之而喜可知矣余忝在姻家與聞德門盛事雖微子婦之請固將有以壽之易林不云乎金齒鐵牙壽考宜家自茲以往讓村諸君名位

勛業隆隆日上太夫人由八九十以至期頤　天子推恩錫類必有靈壽杖之賜余更將載筆而紀其後也

潘玉泉方伯六十壽序

天子在位之三年太歲在彊梧涒灘其月日涂其日庚戌爲吳下玉泉方伯潘公大衍覽揆之辰公以名公之子早歲通籍有位於朝嫻習政事通達政體嘗庚申辛酉間崎嶇戎馬攝贊機宜卒以著定東南紓　朝廷南顧之憂而造吳會無疆之福其勳名爛焉與李郭諸賢比肩相次當茲六十日者扶杖於鄉碩德清望冠吳中

而動海內所謂人之杞梓國之楨幹也張子青制府歷舉其生平行事爲文以壽之瓌瑋逎邁華藻雲飛洵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矣而吳下諸君子以爲善言必二更屬樾以一言進樾曰制府之言盡之矣又何言哉無已請更舉其大者言之夫公之官雲司總秋典參處法意小大以情劉孔才所謂法家之材司寇之任雖推重一時未足見公之遊蹟絕倫也其卓然關乎中興之全局而大有造於三吳者則於咸豐之季得三事焉溯自庚申蘇城之陷大江以南惟上海松江寶山奉賢南匯川沙金山數城獨完而上海以撫藩所駐稱巨鎮然

所募兵雖逾五萬皆市井無賴不習戰甚者與賊通而江浙間遺黎麕集於滬洋涇之上櫛比萬區商賈輻輳賊所覬覦非一日矣當是時曾文正公之師已克安慶其介弟沅浦中丞沿江東下次於蕪湖公乃與同人謀創迎師之議力言於中丞許公團練大臣龐公馳書達皖遂以今大學士肅毅伯李公總統援滬之軍由輪船至滬其後由滬規復三吳實基此也其大有造者一也迎師之議甫定而賊大至防兵之在金山爲定青浦者四五萬人不戰而潰於是滬人大聳而泰西人之在滬者觀望靡有定公又與同人謀非借助於彼則滬上

未可安枕臥也或曰如大體何公曰此番回紇沙陀古人嘗用之不足爲病或又謂川之恐有後患公曰前年七月之役不已藉彼力乎至今年餘未見其患且患之有無不在借兵否也或又慮索費且無藝公請先與議定其費議者無以難於是有會防局之設賊聞之退去及歲除烽火寂然皆公之力也其大有造者二也逆蘇城之既復也降賊八人自部署其衆爲二十營分屯閶胥盤齊四門不受約束髮鬖鬖如故合肥相國知其意叵測命八人者入見數以要挾之罪而誅之泰西之將曰戈登者助戰有功而得一城必大掠相國乃與之約

勿入蘇城其意固已素矣至是以殺降將爲名謂背其前所與議者移營崑山招降賊之子與同起居募驍勇千人將助之復讐是時蘇城初克外患猝至則又大譁公奉相國檄駕一葉之舟親至其軍戈登盛氣逆之降賊之子在坐所持其父之頭血漉漉在側公告以賊情責以大義指天畫地辨論三日與謀遂寢欣然受賞而歸使當日無公爲之排解事幾不可問矣此其大有造者三也是三者皆有關乎　中興之全局非煦煦孑孑鄉里稱善者比今東南低屬郡析沈烽火中士女昌逛閭閻殷富甘食美服棚車鼓角相與游敖嬉戲於

鵬坊鶴市之間夫孰知公之維持桑梓者如此其勤且囏也公今年六十矣豪飲雄談仍如少壯有丈夫子四人金友玉昆後先競爽女子子二人內外孫三十一人晨夕問安都不能辨如郭汾陽頷之而已徯福貞貞未可限量天之報施固不虛也公方且飲然自下口不言功知交中有欲以一觴爲壽者謹謝勿受惟賦水調歌頭四章自述其懷有因豪情壯采已隨風卷與雲氣其志趣之高雅可知矣養之愈深發之愈大異日名位勛業隆隆日上必將如予言制府所言切人不媚不敢彫琢曼辭以瀆清聽謹舉其落落大者爲公誦之想矣下

諸君子亦必以此爲善言德行也

其二爲張子青前輩作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又書任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聖經特筆書之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稱故國不在喬木三代以下如漢之袁楊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右姓軒冕相襲爲時所重　聖清襲九叙重九熙神合乎太乙維時輔肖房杜之元臣並樹閥閱傳子孫鼎族高門代濟其美規矩繩檢彝式斯在非徒家乘之光榮乃　國脈所繫靈長運會所係洪崇者也之蔦以丁酉拔貢丁未進士出吾師吳縣相國浙女

恭公之門因得與諸公子游接芬錯芳如萱逢杜其後
奉　命撫蘇與玉泉方伯尤相習也方伯為文恭公季
子幼稟異資官太常博士積優成陟將外擢矣　特命
以員外郎用懷香握蘭遨翔廊閣依光日月上應列星
白雲之司古稱司憲　國家明刑弼教尤重其選
方伯由奉天司員外郎遷福建司郎中金行既御循故
事報囚違迴疑獄平決攸歸實總厥成一時頌明允焉
當咸豐之初大盜起於粵西趨趄跐躝延易平東南而
金陵為窟巢歷穴三吳之民睽瞿奔觸不遑啓處方伯
時讀禮家居受　詔以團力句卒之法衛桑梓敵于敕

甲鴆然成軍先是當事者用漢代弃命舊制於材官騎士外選取精勇以赴急難而所募選皆粵東人素剽悍後又罷遣之益不靖翔於郊閧於廛攫於塗大爲閭里患方伯言於大府收捕之駢誅數百人遂以無事金陵既陷於賊民之流離失職者扶老攜幼望蘇臺而來歸若獸走壙方伯創議留養城內外設廠十餘處衣之食之病者藥之物故者槥之所全活者無算積前後功以道員用加鹽運使銜　錫孔翠之羽用飾其冠而方伯之有大造於東南爲　中興大局所繫者則尤在會防之役當庚申辛酉間蘇杭並陷江浙已土崩瓦解不可

收拾惟滬瀆一彈丸地僅存賊以數十萬衆攻之志在
必得方伯從海道走京師力言於樞廷諸公請如唐用
蕃將故事雖在風直火微之民有棄逆助順者錄用無
遺於是合中外爲一家遂有會防局之設合肥相國來
撫三吳以方伯主局事其後由海上一隅規復東南旋
乾轉坤基始於此蘇垣已復賊之有名號者雖已乞降
跋扈如故乃禽殘翦猾以安反側而殊裔退圻未達機
要拘執小節思發大難安危之端閒不容髮方伯奉合
肥公之命親詣其軍指天畫地譬愉萬端遂使渙然冰
釋自引而去雖魯仲連之排難解紛郭令公之單騎見

虜不是過也此方伯之有大造於東南而為中興大局所繫者也夫舊家大族與國家同休共戚固與寒門素族有殊方伯以門資早歲通籍有位於　朝故能嫻習故事通達治體才博智贍方圓可施自曾文正公及合肥相國皆所器重深圖密慮咸與聞之卒以真金湯而鞏磐石孟子所謂故國不在喬木有以哉嗣是厥後凡遭散降衆安集難民招徠商旅興修學校事無巨細方伯悉借箸謀之累以功加布政司銜　紫泥之封視從一品而方伯澹於名利優游家衖築養閒草堂即以養閒自號日於其中摩挲金石評量花木一二知已之友

角巾野服時相往來飲酒賦詩以樂其志文恭公曾集
先賢語錄爲正學編方伯一一爲之疏解發明其義視
宋范公偁之過庭錄項安世之項氏家說其紹聞衣德
之意雖同而義蘊則過之粹然儒者之言也德配汪恭
人本吳中望族其事親孝其相夫敬其教子嚴其御下
寬持盈以約處泰而謙中外族黨無閒言諸子稟承家
學金友玉昆後先競爽或以優行貢成均或食餼於庠
皆列仕版膺清秩賦詩鳳池講經虎門容臺嚴重酬署
清閒一時有李氏四桂之譽孫十有五人長者已青青
其衿矣天倫之盛人爵之榮兩者並臻其極海內言高

門鼎貴者首屈一指焉之萬以養親久居吳下拙政園與方伯過從甚密文酒讌游無月無之今歲十有二月爲方伯六旬初度自爲水調歌頭六章高唱入雲蘇辛避席其精神淵著可以想見異時　天子有人惟求舊之思方伯名公之子無忝前脩書名　帝屏爲日久矣必將受特達之知膺非常之遇封疆節鉞在指顧閒自七八十以至期頤名位勳業如日之升視曩時之造福鄉閭當有遠過之者請以斯言爲劵也